

十三經
概論

衛聚賢著

十三經
概論

開明書店印行

序

中國經學，自民國以來，時興時廢，究竟經學的價值安在？按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秦穆公站在封建社會立場上，以封建社會不用詩書禮樂法度爲政，不足以維持社會治安。由余站在氏族社會（由余的戎國尙爲遊牧社會）的立場上，以氏族社會用詩書禮樂法度爲政，適足以亂。秦穆公與由余所處的社會背影不同，於是各是其是，而各非其非。

現在中國一般的青年，說經學根本沒用。其實經學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的確有牠的價值，不應一筆抹殺。近有人提倡讀經，各大學間有開經學概論一課的，但多聘老先生依舊法講授，使青年聽了沒明其妙，於是我們將在持志學院所授的中國經學史修改爲十三經概論問世。

一九三四，一〇，一〇，記于上海真如楊家橋福莊。

目次

總論	三
甲 經字的溯原	三
乙 以經名書的由來	九
丙 經的集團	一九
分論	二四
一 易	二四
二 詩	五
三 書	七
四 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一〇九

五	禮——周禮儀禮禮記·····	一四
六	爾雅·····	一九〇
七	孝經·····	一九九
八	論語·····	二二一
九	孟子·····	三三三

十三經 概論

衛聚賢著

總論

經學的書籍，就其本身論，如非是史學哲學文學等，但其書的內容，合乎中國人的性情，故在中國的學術界及支配人的思想上，占重要地位。而且自漢以來，有二千餘年的歷史，雖在今日經學已經廢除，但牠過去的情形如何應知其大概，故有此十三經概論之作。

甲 經字的溯源

A 字形

「經」字及從「經」的字，在甲骨文中未見。在金文中約有四類：

經——

𠄎(孟鼎) 𠄎(毛公鼎) 𠄎(克鼎)

涇

𣶒(克鼎)

徑

徑徑(邾公徑鐘)

經

經(魏季子白鑿) 經(齊陳曼簠)

就「涇」的字形觀察，係紡織絲的一個器具，下一平畫係地或器的座子，上一平畫及中一平畫係兩木板，中一豎畫係一木杆，除杆穿入上中兩平畫柱外，而上中兩畫有二曲線相連，係銅或鐵的曲柱。因係曲形可以旋轉。齊陳曼簠的「經」字除「糸」旁係標明爲與「絲」有關外，而「涇」中平畫上有三個墨點，即表明係絲旋轉在曲柱上的。

B 字音

說文「涇……壬省聲。……涇古文涇，不省。」以「涇」爲「壬」聲，而「涇」與「壬」

音近。故從「至」的字，說文都解爲「至聲。」如：

嶺，谷也。從山，至聲。

徑，步道也。從彳，至聲。

剄，刑也。從刀，至聲。

勁，彊也。從力，至聲。

嬈，長好也。從女，至聲。

慳，恨也。從心，至聲。

樞，樞程也。東方謂之蕩。從木，至聲。

涇，涇水出安定涇陽井頭山，東南入渭，雒州之川也。從水，至聲。

脛，牛膝下骨也。從牛，至聲。

羶，羊名。從羊，至聲。

脛，胙也。從肉，至聲。

莖，枝柱也。從草，丕聲。

𧈧，丁，蟻負勞也。從虫，丕聲。

經，赤色也。從赤，丕聲。

輕，輕車也。從車，丕聲。

鏗，溫器也。從金，丕聲。

陁，山絕坎也。從阜，丕聲。

頸，頭莖也。從頁，丕聲。

鯉，魚名。從魚，丕聲。

經，織也。從絲，丕聲。

丕爲甚麼爲壬聲，因紡絲時，由曲柱旋轉而發出——壬壬壬——的聲音。是經字就形聲言，原始均爲紡織的器具。

C 字義

子 有長的義

嫗——說文「嫗，長好也。」玉篇「嫗，身長，好貌。」

涇——說文「涇，水脈也。」

脛——釋名「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漢書趙充國傳「聞苦脚脛寒泄，」顏注

「脛，膝以下骨也。」

脛——說文「牛郛下骨也。」

頸——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

丑 有細小的義

莖——說文「莖，枝柱也。」楚詞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輕——國策齊策「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便也。」孟子「輕重同。」

輕——論語「輕然小人哉。」

從「涇」的字，爲什麼要有長及細小的義？「經」本爲「涇」，係紡絲的器具，因

絲係細而長的物，故從「丕」的字，有細而長的義。但「經」字沒有細而長的義在內，其經字有數義：

1 織物

說文「經，織也。」論衡量知「恆女之手，紡績織經。」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吳起使其妻組織，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

2 治理

詩大雅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左傳「夫禮所以經國家，」國語「吾子經楚國。」

3 常法

廣雅釋詁「經，常也。」左傳昭十五年「王之大經也，」宣十二年「武之美經也，」注「法也。」孝經「夫孝天之經也。」

因經原為紡絲的器具，演變以治理為經，以治理的事應如紡織的有條有理。以有條

有理可以爲法。因經爲織紡，故以直線爲經，橫線爲緯；地圖的繪畫，於其圖上畫縱橫以表其遠近，故又有經緯線之分。經爲絲織物，縊以爲繩，故有「自經於溝瀆」（論語）以經爲死。由經而死又以刀殺爲經，左傳哀十三年「劉七人於幕下」。經既爲常法，人可遵其道而行，孟子「經德不回」注「行也」。因係常道，依其法作則不用力，故爲徒徑，論語「行不由徑」老子「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徑爲徒作事必快而能得到勝利，故勁爲彊，國策宋策「夫梁兵勁而權重」。由徒而演爲經濟。

乙 以經名書的由來

A 儒家的書初不名爲經

國語楚語「叔時曰：『教之春秋……教之詩……教之禮……教之樂。』」

左傳僖二十七年「趙衰曰：『說禮樂而敦詩書。』」

論語泰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商君書農戰「詩書禮樂春秋。」

莊子天運「丘治詩書禮樂春秋。」

春秋繁露玉振「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淮南子泰族訓「溫惠淳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數也；清明俊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

史記儒林傳「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韓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是儒家在司馬遷以前，不以書名經。

B 墨家始以書名經

墨子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即莊子天下篇「墨者……俱誦墨經。」

山海經中次十二經「禹曰天下名山經。」山海經係墨子學生隨巢子所作，詳我古史研究第二集。

國語吳語有「挾經秉袍。」韋昭注「經，兵書也。」而吳語作於戰國初年（詳我古史研究第一集），與墨經作期不相上下，用經名書究誰抄襲誰？但國語的經不為書名。其原文是：

「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袍；

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袍。」

現在先言「秉袍」，秉是執，袍為擊鼓槌，下文有「王乃秉袍親就鳴鍾鼓。」及左傳「右援袍而鼓」是而「秉袍」與「提鼓」及「建鼓」為對文，是以「秉袍」而擊「鼓」的。如此，則「挾經」與「建旌」及「載常」為對文。按旌為旗類物，而「常」韋昭注「日月為常」而日月如何載？按下文有「白常白旂……赤常赤旗……玄常玄旗。」

旂、旗、旌均爲旗，而常亦當爲旗。上文云「建旌」，下文云「載常」，是常亦爲旌。而經卽旌，亦卽爲常，均爲旗類物。建載均爲手執，如下文云「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如此，「挾經」卽爲執旗。

吳語此篇言黃池之會前，吳王列陣對晉，其文章重疊，每段換字，其義仍同。章昭就句爲釋，不觀上下文義，故釋經爲書，非是。

C 墨家以書名經譯自印度

印度原以線索作縫紉，縫紉有連貫義。文字寫在貝葉上，用線索把貝葉連貫起來，故名爲修多羅 (Sutra)。翻譯名義集修多羅條云「妙玄明有五譯，一翻經……四翻線……

……佛地論云經者，貫攝爲義，貫穿所應知義。」

墨子及隨巢子均爲印度人（詳古史研究第二集），將印度的書譯爲中國的文字，以「經」字有紡織義，故譯爲「經」字，也有譯爲「線」字的，但後來經字用的廣，而線字廢。

中國古以木版竹簡爲書，網之成冊，冊典均像其簡集在一處形。用絹寫的捲成一軸，卷卽古捲字，故名爲卷。用紙寫則成摺或訂在一處，故名爲本。以之名經，無可能的事實在內。

D 儒家以書名經係採自墨家

莊子天道「孔子往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說。」

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有三個意義，一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一以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經。一以春秋十二公爲十二經。莊子究何所指？不得而知。但此非儒家自名其書爲經，乃莊子以墨家書名爲經，亦以儒家書名爲經的。

荀子勸學「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是荀子以爲經係泛指。至解蔽篇所引的道經是否儒書，則不得知。管子戒篇云「澤及四經」亦屬泛指，未必如尹知章注所謂「詩書禮樂」爲儒家的書。

孝經在呂氏春秋已引其名，但係高誘注誤爲正文，假定係呂氏春秋原文，而孝經的

得名，係取篇首的字，如「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名爲「夫孝」也可，名爲「孝義」或「孝天」均可，不過名爲孝經，偶與後世以書名經相合。至禮記中有經解篇，已係漢人所作。總之，儒家在秦以前，尙未名其書爲經，而且無專指某書爲經。

漢書藝文志則有經有傳：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易類。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傳四十一篇——尙書類。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詩類。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

周官經六篇；

周官傳四篇——禮類。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一卷；

穀梁傳十一卷；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春秋類。

孝經古孔氏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孝經類。

E 以經名書的廣泛

自墨家譯印度的書名爲經後，儒家採用，而道家亦採用，如漢書藝文志云：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墨儒道三家均名其書爲經，而且將其重要的部分名爲經，以經名其書是有尊重其書的意味。於是各家皆名其書爲經，漢書藝文志以醫學名經，如：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班固以醫書名經。至形法類有山海經，天文類有四時五行經。但在律曆志所引的世經，則又以曆史稱經。

此外法律教令亦為經，如論衡謝短「至禮與律獨經也。」管子有經言區言。以至樂經太玄經水經織服經牛經馬經鶴經相貝經茶經女兒經三字經，無不以書名經。

不惟中國的儒墨道及雜書名經，而外來的宗教，亦名其書為經，如佛教的書總名大藏經，分為華嚴經法華經等。回教的書名為可蘭經，耶穌教的書名為聖經。

F 經義的推廣

各家均名其書爲經，但那一家的經好？儒家自名其書爲「正經」於是依據其書所說的說話爲正經話，如「正經話」與「胡說巴道」以北方的胡人南方的巴人他們所說的話都不正常，惟中國人依據正經上所載的而說話，是爲「正經話」。又如「正經事」與「胡鬧蠻幹」以北方的胡人南方的蠻人所動作的都不正常，惟中國人依據正經上所載的而動作的，是爲「正經事」。以「經」運用於神聖化了。

紀昀在四庫提要經部總序云「……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其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天下之公理而已。」以經字解爲公理，其意義更廣泛了。

*

*

*

*

儒家既以書名經，而「經學」二字的名詞連綴在西漢時已有，如漢書兒寬傳：

「寬見上語經學，上說之。」

丙 經的集團

A 五經

論衡謝短「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

五經是甚麼？白虎通德論五經篇云「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書禮樂也。」初學記云「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

B 六經

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

C 七經

後漢書趙典傳注引「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三國志蜀志秦宓傳「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七經是甚麼？清全祖望經史問答云「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則加孝經而

去樂。」清柴紹炳考古類編云「有稱七經者，五經之外，兼周禮儀禮也。」據此，則七經有三義：一以詩書禮樂易春秋論語爲七經，二以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爲七經，三以詩書儀禮周禮禮記易春秋爲七經。

D 九經

舊唐書儒學傳谷那律傳「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九經是甚麼？考古類編云「有稱九經者，七經之外，兼論語孝經也。」清皮錫瑞經學歷史云「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據此二說，則九經有二義：一以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爲九經，一以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爲九經。

E 十經

南史周續之傳「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曰顏子。」

廣經室記云「嘉興沈匏廬先生又以五經合諸緯書，取周續之之言爲十經」廣雅

叢書——廣經室文鈔。

F 十一經

元何異孫有十一經問對，清甘肅蘭山書院刻有十一經音訓爲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爾雅十一書。

G 十二經

莊子天道「孔子往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說。」

十二經是甚麼？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有三說：一以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一以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經。一以春秋十二公爲十二經。

H 十三經

十三經的名稱始於宋，經學歷史云「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古書多爲單行本，南宋紹熙間始行合刊，其名始立。是十三經爲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I 十四經

宋史繩祖學齋佔畢云「先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

J 二十一經

清段玉裁「謂宜以國語大戴禮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九章算術周髀算經爲二十一經」(廣經室記)。是二十一經爲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國語大戴禮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九章算術周髀算經。

K 二十四經

劉恭冕廣經室記云「冕則取國語大戴禮周髀算經九章算術說文解字，而益以逸周書荀子入焉……此外，若管子弟子職與少儀相輔。呂氏春秋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多記古樂之說；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則古教耕之法。賈子容經禮容語下立後義，則古禮家之說……如是而古經略具。」是二十四經爲易書逸周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呂氏春秋春秋左傳國語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說文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孟子荀子管子賈子。

經的集團，則有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一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二十一經二十四經的十一種。但以十三經爲普遍。因在宋卽有十三經合刊本，在明復有閩本汲古閣本，清有殿本及阮元本，現在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均有十三經白文本。開明又有十三經索引一書。

分 論

經的集團共有十一種，但以十三經爲普遍，故經的分論祇就十三經爲之說明。

一 易

甲 易的來源及內容

易的名稱，說文訓易爲蜥蜴，蜥蜴卽龍。乾卦中有「潛龍勿用」等五個龍字，故其卦名爲乾，乾字從乙，乙與易音同，而與甲骨文上龍字亦近。後人取其首卦的乾而名其書爲易。

易分爲經傳兩部分，而經分爲卦辭爻辭兩種，傳又分爲七種，茲先就經言。

易係卜辭，占卜的演變是：

A 漁獵時代產生的現象

原始社會在漁獵時代，人類獵得了一個野獸，將其凶猛部分，如爪牙角，佩帶於身，以示勇武。打死犀牛後，即以犀牛角佩帶於身。但其角除表示勇武外，以角中實以木柄爲矛，又可作爲飲器；角端磨開，可作號筒及喇叭。共同出獵，遇到幾次沒有得到野獸，就垂頭喪氣的不願前往，勇敢的乃以所佩角擲地，觀其尖端的所向，以決定其野獸的有無及野獸所逃走的方向。後乃剖角爲兩片，擲之觀其仰俯以定吉凶。現福建閩侯西山神廟中尚有此物。後則以木做角，於其角內平面，橫刻若干道，一染黑色，一染紅色，擲之，以紅色仰者吉，黑色仰者凶。現在安徽無爲縣尚有此物。再後則於木角內寫「上」「下」二字，擲之，俱仰俱俯者和，一仰一俯成，仰的爲「上」字吉，仰的爲「下」字凶。現在山西萬泉縣尚有此物。再則當寫其卜辭於角，爲反正兩辭，擲之，觀其反正之辭，以定其吉凶。

在文字未發達未能成書以前，則以經驗爲唯一的知識，故年紀愈大的，則經驗愈多，知識愈豐，故每遇困難，詢於長老。但人壽高的不過百歲左右，在古代人類知識不發達，視人獸不分彼此時，以龜發育遲緩，大龜有數千百年的年歲，於是以龜所知道的事，當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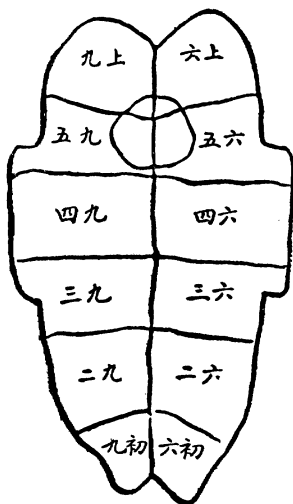
類爲多，故詢問於龜。初則觀龜所往的方向，繼則擲龜觀俯仰，以定吉凶。

未發明陶器以前，用角及貝爲飲器。發明用火後，以病人孕婦不宜冬飲冷水，而欲將水燒熱，乃找貝上有齒（貝上有齒，原爲保護其身，南洋有此貝）的一殼，仰之其齒有三個着地的立住以爲鍋（鼎做此作），於其下燃火。但貝殼遇火易裂，裂在腹部及底部，漏水而熄火，以爲是凶；但裂在口部，可不漏水則爲吉。

以火燒貝而發生的裂縫定吉凶，易之於龜，乃燒烤龜甲，觀裂縫上下左右，以定其吉凶。後乃鑽龜甲四分之一深的圓孔，於圓中鑿四分之三的◇形孔，以小火灼之。因所鑿的◇孔深，故先裂一長縫，繼於長縫的半身裂一短橫縫，以觀橫縫所裂的方向，定其吉凶。

文字發明，乃取龜的腹甲，剝其皮，削其周，表面磨平，於左右刻寫正反兩辭，如於左方寫「明日雨」，於右方寫「明日不雨」，於裏面中間鑽鑿及灼，長縫先正裂，短縫橫裂在「明日雨」方面，即決定明日有雨，短縫橫裂在「明日不雨」方面，決定明日不下雨。龜的腹甲去皮後，共係十三塊骨片合成，除上部中間一塊外，左右各六塊，而且均對稱。每左

右對稱的兩塊，係卜一事，一龜共卜六事。卜的次數由下而上，其甲塊以次數爲名，如初六上六初九上九。



九係左字的誤，六爲右字的譌。新獲卜辭寫本三二五號，卽有「初六」二字，有誤以爲「編六」的。

B 遊牧時代產生的現象

遊牧時代的卜法，係由漁獵時代遺傳下來的，其卜法完全相同，不過因遊牧時代龜已不多，乃移用獸骨，故又名爲龜甲獸骨文字。

C 農業時代產生的現象

農業時代獸骨不多，乃移用著草，以著草長的很慢，故說著三千年以生莖，用之爲卜具，與以龜爲卜具，同一原因。但其卜法不同，用著草兩根，由指尖及肘長，擲於地上，兩草離若干尺，在此兩草中間步行，口中念其所求，至念終，左脚或右腳踏於某根草上，以定吉凶。

易的卦辭爻辭，乃係漁獵時代，從犀角龜甲錄下來的卜辭。

易每卦有卦辭一段，爻辭六段，兩卦係從一個牛角一個龜甲上錄來的，茲舉既濟與未濟二卦排列於左：

既濟的爻辭是：

<p>濡其首厲 上六</p>	
<p>緇其衣袽終日 六四</p>	<p>婦喪其茀勿逐 六二</p>
<p>曳其輪濡其尾 初九</p>	<p>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實 受其福</p>
<p>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實 受其福</p>	<p>高宗伐鬼方三 年克之小人勿 用</p>
<p>高宗伐鬼方三 年克之小人勿 用</p>	<p>婦喪其茀勿逐 六二</p>
<p>曳其輪濡其尾 初九</p>	<p>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實 受其福</p>

未齊的爻辭是：

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	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
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九四	未濟征凶利涉	六三
貞其輪貞吉	九二	濡其尾吝	初六

既濟未濟兩爻辭合起來是：

濡其首厲	上六	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
戒	繻有衣袽終日	未濟征凶利涉	六三
貞其輪貞吉	九二	濡其尾吝	初六

初六與初九係占一事，上六與上九係占一事，一詳一簡在甲骨文上已如其例，如鐵雲藏龜二百四十四頁有龜甲一塊是：

己酉卜

涉王征

媾方下上

若受哉祐

其受祐

若不哉

方下上弗

征媾

貞勿


右方詳日詳國，左方係反辭，後面的文字較繁，兩方對照繁簡互補，其事已明。

六二與九二以及六五與九五非卜一事，是卜不必每卜均用正反二辭，其爲省龜甲起見，一事卜一處也可，後乃不必一處卜一事，一處卜數事亦可，如大龜四版是。

卦辭是從一個牛角兩片上錄下的，如既濟未濟卦辭是：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卦字從卜土土三字合成，土在甲骨作形像角，即卜二角爲卦。

卦本用犀牛角卜，後演用龜，但後人將用的卦及用龜的爻均稱爲爻，係由犀的演變，

如甲骨文的爻字是：

「王固曰士𠄎」(書契菁華第四頁)

「王固曰士𠄎」(書契菁華第五頁)

「王固曰士𠄎」(殷墟書契前編卷七第五頁)

「王固曰士𠄎」(同上第四十頁)

「王固曰士𠄎」(書契菁華第一頁)

爻字有各種不同的形，多誤釋爲「求」字，而求則爲 (前編一四四) 

(前編六、七) 而此爻字與殷墟書契前編卷一第十九頁第六塊上的十個犀及卷二第三十一頁第五塊的「獲犀」的犀字相似，不過一係其原物注重其角用雙鉤，一成為字將角與頭成為×形，後人省其下亦作×形，遂成為爻字。

左傳襄二十五年引易的爻辭而稱為「繇」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易困六三爻辭)。

國語晉語引易的卦辭，而亦稱為「繇」



「……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

師」(易屯豫二卦辭)

而晉語直以「爻」即「繇」

「爻無爲也……其繇曰」

書大誥「王若曰猷，馬本作「繇」，象伯敦「王若曰象伯伐繇，自乃祖考，有○於周邦，除「會」及「咎」與「管」外，是「系」與「犬」同，而繇字象伯敦作

除言字旁外，其  卽犀牛。易繫辭傳上「象者，言乎象也；爻者，言乎變也。」王筠說文句讀引嚴氏曰「宋本作𧈧……毛本改作象」是  卽豕字。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引居易錄曰「象（豕）似犀而角小，知吉凶，耳大如掌，目常含笑。生於兩粵，東曰茅犀，西曰神豬，遇之則吉。」是卦辭之注解爲「象曰」，爻辭之注解爲「象曰」均由犀字的演變。亦卽可知古用犀角爲卜，後用龜卜仍沿犀名。

詩大雅緜「爰契我龜」是用龜卜。詩衛風氓「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用龜卜用蓍筮，而「體無咎言」指龜卜，而連蓍筮言之，是在農業時代用草筮時，而仍習用龜卜時舊語。

易是由犀角龜甲的卜辭而來的，後人多以神祕視之。如：

1 畫卦效法河圖說

揚雄覆靈賦「大易之始，河紘龍馬，洛貢龜書」（文選注引）

班固漢書五行志「伏羲以爲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

書。

張衡東京賦「龍授圖授羲。」

易繫辭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尚書洪範疏云「中候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

2 八卦起於九數說

管子輕重戊「宓戲作造六空，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

班固漢書律曆志「伏羲八卦由數起。」

劉徽九章算術敍「包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數，以六八之變。」

3 八卦法八風八極說

王嘉拾遺記「伏羲和八風以畫八卦。」

路史後紀引壺子「伏羲法八極作八卦。」

4 八卦法自然現象說

易繫辭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依(1)說以龍馬近犀，河圖爲龜，尙存有易的來源的傳說。(2)說依重卦而由數起。(3)說近於附會。(4)說純係理想。

所謂八卦，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與一兩個符號，重疊之成爲八卦。一與一係卜龜甲的左右符號，一爲左爲九，一爲右爲六，並無神祕在內。

卜辭固爲古人的迷信遺物，但在卜辭發達的時期，文字尙未十分發達，故無長篇的文字記載歷史及社會情形，現僅藉卜辭以觀察及推測當時社會的現象，並得到幾條的歷史的事實，其易經卦辭爻辭本身的內容，並沒有甚麼了不得在內。

乙 易的作期及作地

A 就易中表顯的故事言

1 喪牛羊於易

「喪羊於易，无悔」(大壯六五)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旅上九)

喪牛羊於易，是殷王亥的故事，其故事散見於楚辭天問山海經大荒東經竹書紀年，易中用王亥的故事，是易之作在王亥以後。

2 伐鬼方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弗用」(既濟九三)

高宗是殷武丁，易中用殷高宗伐鬼方的故事，是易之作在殷高宗以後。

3 歸妹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六五)；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歸妹六五)。

帝乙是殷紂之父，易中用帝乙的故事，是易之作在殷帝乙以後。

4 錫馬蕃庶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卦辭)。

康侯即康叔，於周成王時封於衛，易中用康叔的故事，是易之作在周成王以後。

B 就易中表顯的事實言

1 占用筮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蒙)。

「原筮，元永貞，无咎」(比)。

筮用著草，用草卜是農業社會的現象，殷末雖有農業，而甲骨文中無筮字，西周以後為農業最盛期，是易為西周或西周以後產生的。

2 罪及族

「不克訟，歸而捕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訟九二）

訟不勝而捕其邑人，是氏族社會至封建社會過渡期的現象，此現象在春秋時尚存。

3 殺俘擄作祭

「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隨上六）

殺俘擄作祭祀，在甲骨文中表顯很多，牧誓載武王數紂的罪是「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逸周書世俘解以武王俘擄了三千零零一萬零二百三十人，而「於南門用俘。」至成王時對於俘擄是不殺，作維解「俘殷獻民，遷於九畢。」書多士「告爾多士，子惟時其遷居西爾……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康誥「應保殷民。」易以「用享於西山。」似係周成王以前的事。但在春秋時尚有用人作祭的。

4 器物

易中用石器的很少，如：

「益之用凶，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益三六)；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鼎上九)。

圭爲玉器，係由石器演變的。鼎有玉鉉，與「鼎黃耳金鉉」(鼎六五)同，係鼎的裝飾品，是易中無石器。但銅器尙多：

「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噬嗑九四)；

「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噬嗑六五)；

「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解九三)；

「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困九四)。

而無鐵器，可知易爲銅器時代物。

5 歌謠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孚九二)；

「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屯六二)；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屯上六)；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六四)；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九五)。

這些歌謠均很幼稚，與周頌相類，不及大小雅國風，故易爲西周的作品。

6 龍在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乾九二)；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坤上六)。

龍卽鱷魚係熱帶物，在殷末及西周時，中國的黃河流域尙存，易中有龍在田及野，係

易是西周時作。

7 其他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上九)。

氏族社會時，只有貴族與奴隸兩個階級，以至封建社會初期，一切執政的均是貴族，

奴隸在後升爲人民，但由人民而執政係春秋末年戰國初年的事。至「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戰國中年以後方能產生的。

至若噍噍是希喫乾肉乾肺，在其中得到銅矢，在解希望獲狐在狐身上得到銅矢，卽他人射獸，獸帶箭受傷而死，自己既得獸又得矢，不勞而兩獲，這種懶惰及頹廢思想，是農業發達很久而有的現象，故易的作期不早。

「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升六四)；

「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上六)；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既濟九五)。

岐山固在陝西，而禹貢冀州亦有岐山。既濟的東西對稱，東或指殷，西或謂周。「七日來復」或係周人的歷法。但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卦辭)。

朋爲貨幣，周的西南無海及湖，不生貝殼，而與「西南得朋」不符。西周以關東爲繁

華，應爲「東喪朋」而不應爲「東北喪朋。」若以春秋戰國時楚言與此相符，楚西南有洞庭湖，而東北逾方城與諸侯交聘，故孔子在論語子路說：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二句，係在易恆九三的論語加以標點應是：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子曰：『善夫。』」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今本論語在「善夫」上脫去「子曰」二字，「善夫」係孔子的斷語，按下文斷語有「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善夫上亦有「子曰」，但開首有「子曰南人有言曰」，是開首的「子曰」貫於「善夫」，故善夫上可省略子曰。若「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之上，省略「易曰」義不可解。假定「南人有言曰」可貫於「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是孔子亦認係南人的作品。在孔子站在魯國而謂「南人」當不是西周。

廖平以明夷的「夷于左股」係楚人尙左。又以「左傳成十六年晉侯伐鄭，楚子救

鄒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明夷之）復』。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今左傳脫『明夷之』三字，復卦無南國之辭，在明夷三爻。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謂射共王中目也，即左傳之變文。

廖平主張『易出于商人，經由孔修。』按易中引的故事，爲辛亥喪牛羊於易，高宗伐鬼方，均係商人的事，帝乙歸妹，也有商人的一部分，假若爲西周時宗周人作，何不引周人的故事，而引商人之故事？是易也有一部分係春秋時宋人物。此即禮記禮運篇所謂孔子至宋「吾得乾坤焉」，乾坤即易。

易的卦爻辭，其產期由漁獵時代經過遊牧農業時代以至春秋，經過幾百千年，不是一個時期產生的。不過以西周的爲最多。

其產地固有湖北的楚，河南的宋，但大半產於陝西的宗周。

春秋時人採集各地的角卜龜卜骨卜著卜，但大部分從周室得到保存下來的犀角

龜甲，或從周室由犀角龜甲錄下來的卜辭，而轉錄的，故名爲周易。

春秋時人採集此卜辭，目的在占卜時作爲參考，孔子看見過，但不注意。至秦漢時始成定本，卽今所謂六十四卦。在左傳國語等書中所引的易，有爲今本無的，有與今本不同的，是秦漢時人從新改編過的。

丙 易傳

易傳爲象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七種，而象分上下兩篇，象分爲上下篇，繫辭爲上下篇，餘文言一篇，說卦一篇，序卦一篇，雜卦一篇，共計十篇，號爲十翼。

象附在每卦的卦辭之下，象附在每卦的卦辭及爻辭之下，其餘均附在後面。茲依類說明於後：

A 象

象係解釋卦辭，故又名爲象傳，牠解釋卦辭，並沒有一貫的主張，如釋「利涉大川」

是：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訟)；

「利涉大川，乾行也」(同人)；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蠱)；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大畜)；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益)；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渙)；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

周居西北大陸，多平原而少河流，故易中有車而無舟，因環境不大需要，故無積極準備，因無發明用舟，一旦涉黃河的大川，則感困難，故用卜以求其吉凶，除卦辭有八條外，爻辭謙初六「用涉大川」，頤上九「利涉大川」，未濟六三「利涉大川」，共計十一條。象

傳不從原義解釋，而多望文生義，故其解釋前後不一致。

——卦辭中有八條「涉大川」，爻辭有三條「涉大川」，由此可知卦辭較爻辭爲早，因在卦辭時舟尚未發明，故多卜「涉大川」，至爻辭時舟已有相當的發明，故卜「涉大川」的爲少——

牠推崇卦辭，多用無意義的語句：

「豫之時義大矣哉」(豫)

「隨時之義大矣哉」(隨)

「頤之時大矣哉」(頤)

「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

「險之時用大矣哉」(習坎)

「遯之時義大矣哉」(遯)

「睽之時用大矣哉」(睽)

「蹇之時用大矣哉」(蹇);

「解之時大矣哉」(解);

「姤之時義大矣哉」(姤);

「革之時義大矣哉」(革);

「旅之時義大矣哉」(旅);

「說之大民勸矣哉」(兌);

牠解釋卦辭，而摻入牠自己的政治哲學：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又何咎矣」(師)。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

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謙）

牠的內容，並沒有大了不得在內，不過藉解易而發揮他自己的政治主張。其作期當在秦始皇以後：

「履帝位而不疚」（履）

在氏族社會部落時代，其力大可以執于守火的爲王，王字在金文爲干火。若帝乃是崇拜女子的生殖器，後乃爲天上的神，到了「天功人其代之」時，人王要升格而爲帝，在戰國時秦齊嘗試過，稱西帝東帝，但未久取消，至秦始皇始定人君爲帝，稱爲始皇帝。象所謂「帝位」當是人君而不是天帝，其時代當在秦始皇後。

其云「履帝位而不疚」不是「而不疚」似指秦始皇，若在秦始皇後，當舉秦祚不久爲例，而云不如此則履帝位而不久。又豐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似亦指秦始皇的暴行，推測將來不得好果。故在象中多主剛柔並用，以剛要得其中，似乎亦受了秦的嚴刑反映（豫）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B
象

象傳是將卦辭爻辭逐條解釋的。但牠的解釋並不見得高明，如：

屯六四的「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說「求而往，明也。」

蒙初六的「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小畜九三的「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這些都等於沒有解釋。不過牠藉解釋易，而發揮牠的哲學思想，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

「君子以作事謀始」(訟)；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否)；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

這些哲學的發揮，都附在解釋卦辭中，若解釋爻辭的文義，多有不通，似乎象傳解卦辭的與解爻辭的非一人之作。但解卦辭爻辭中均少有政治的主張，及批評政治的，可知

作象傳的是一個學者，作彖傳的是一個政治家。

繫辭上云「彖者，言乎象者也。」是象與象似產生在繫辭以前。

C 繫辭

繫辭有廣泛論易的，有舉卦爻辭於前，而後加以「子曰……」按語的。原係集各家
的易說，而各段落的次序亦非常錯亂。是集各易說爲繫辭時，依照搜集得的前後排列，未
暇作有系統的整理。

牠解釋易，往往拋開本文，而牽扯擴大他自己的主張，如：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
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繫辭上）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繫辭上）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繫辭下）

繫辭產生的時代，其表現的是：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繫辭上）

新石器時代及其以前，以人類由女子生殖器產生，乃崇拜女子生殖器而爲帝。至殷代人類以人類的產生原不是由於女子生殖器而由於男子生殖器產生的，故崇拜男子生殖器而爲祖爲土。周人以人類的產生，不是一個女子或男子單獨可以產生的，故崇拜男女合而爲一的生殖器爲后土，后爲女性，土爲男性。左傳以「乾，天也；坤，土也」而繫辭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土爲女性，這是漢朝人的現象。是以漢立汾陰后土祠，係爲無子祈求的。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繫辭下）

這種認清社會的演變，不是抄墨子辭過的，便是戰國至秦漢，版圖擴大，其中包括有落後的民族，被中原文明人看了，以野蠻與文明的風俗比，則形成社會史的演變。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在今繫辭中，是在司馬談時繫辭只少有一部分已立成。

D 文言

文言係專解釋乾坤二卦，故今本附在乾坤二卦後。

文言係集錄各家易說的，牠於乾卦採四種說法，如：

1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上九……。」

2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

3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4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對於坤卦除解釋「坤」卦名外，只解釋了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易曰：括囊，无咎。蓋言謹也……」

兩句。是文言集錄各家易說，也不完整。

E 說卦

說卦係專解釋八卦（乾坤震艮離坎兌巽）的名稱，並將每一卦解釋成各物，如：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是文言說卦在司馬遷時已有。

F 序卦

序卦是以六十四卦均有連環性，如云：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必生蒙，故受之以蒙。……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牠自屯卦起，而無乾坤二卦，當係失去一簡。

G 雜卦

雜卦係專解釋六十四卦名，但甚簡單，如：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序卦與雜卦恐係西漢末年人作。

易傳有一部分藉解經而發揮哲學，作儒家哲學的可以此為根據。

易傳解經，對於經的本身毫無益處，如欲看經，最好不要看傳，越看越糊塗。有不懂處，可以看注疏的訓話。

丁 易的傳授及派別

易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宋學又分爲義理及圖書兩派。

易今文學分爲四家：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西漢時，都立於學官。秦始皇焚書，易用於卜筮，相傳不絕。漢興，田何傳易，以授王同、周王孫、服生、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田王孫授施雠、孟喜、梁丘賀，於是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之學。孟氏傳於焦延壽，焦延壽以授京房，於是易又有京氏之學。東漢時，虞光世傳孟氏易，五傳至三國 吳 虞翻，作周易注、易律曆、周易集林、周易日月變例等書，爲今文易學的支流。西晉永嘉之亂，施氏、梁丘氏亡佚。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易今文學忽然中衰。歷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到清代漢學重興，易今文學因之而起。惠棟作周易述、易漢學，棟弟子江藩作周易述補，張惠言作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禮、虞氏易事、虞氏易言、虞氏易候，劉逢祿作易虞氏五述，曾釗作周易虞氏義箋等。

書、孟、京易學，於是重興。但惠、張諸人，以漢學爲歸，不專主今文，所以虞氏以外，亦兼及鄭玄、荀爽等之易古文學的支流，還不能視爲易今文學的專家。

易古文學有費氏一家。費氏出於費直，西漢時，未立於學官，其來源不可考。漢書儒林傳，說他長於卦筮，無章句，僅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但隋書經籍志說他有周易注四卷，新舊唐書藝文志及經典釋文序錄說他有周易章句四卷。東漢時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等，都習費氏易，爲作傳注，費氏大盛。魏王弼以老莊解易，雖仍依費氏集本，然盡掃漢儒象數之論，已超出漢學的範圍，而表現魏晉清談家的風度。南北朝時，北朝雖仍用鄭注，而南朝則梁陳學官兼列鄭王。隋唐以後，王注盛行；孔穎達作周易正義，亦以王注爲宗。當時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史徵作周易口義，雖力崇漢學，排斥王注，然終無救於鄭學的衰歇。到了清代，惠棟、張惠言等輩出，於是鄭玄、荀爽的易學又大略可考。張氏更作有周易鄭氏義、荀氏九家義等書，專究鄭、荀易學。

易學到宋而大變。易宋學既不是兩漢象數的面目，又不是魏晉玄理的立場，而自具

宋學之特有的見地。易宋學有兩派：一爲圖書派，一爲義理派。

圖書派起源於宋初道士陳搏。搏本方士鍊丹術的理論，造作先天後天圖，撰易龍圖一書。搏學又分爲二支：一支由陳搏傳穆修，穆修傳李子才，李子才傳邵雍，邵雍傳子伯溫，撰易學辨惑；一支由陳搏傳種放，種放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范諤昌傳劉牧，撰易數鉤隱圖。這兩支派都附會古代所謂「河圖」「洛書」以黑白點子談易。後來邵易盛行，劉易漸衰。南宋時，朱熹作周易本義，易學啓蒙，意欲合義理與圖書兩派，集易宋學的大成，遂雜用邵說；但結果這道士式的易學在宋、元、明三代竟成爲易學正統。到了清初，懷疑「圖書」的學者輩出。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義弟宗炎作圖書辨惑，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編，胡渭作易圖明辨，於是宋易圖書派始衰。

義理派起源於胡瑗。瑗作易傳；瑗弟子倪天隱作周易口義，更暢師說。其學掃除西漢災異之說，東漢緯讖之說，魏晉老莊之說，而一歸於性命道德之理的討論。繼胡而起的爲程頤。頤爲周敦頤的弟子，與邵雍爲姻婭，然其所作易傳，不取周氏「太極圖」說及邵氏

圖書說，而一衷於義理。

其後宗程氏的，有程弟子郭忠孝兼山易解，忠孝子郭氏雍傳家易說，項安世周易玩辭，楊萬里誠齋易傳，方聞一大易粹言，鄭汝諧易翼傳，許衡讀易私言，趙沂周易文詮等，然皆未能超越程傳。到了清代，研究漢易成爲風氣，於是義理派也逐漸衰落。

二 詩

甲 詩的篇名

A 詩

詩字是從「言」從「寺」。而「寺」字古文爲「𡇗」，卽足手二字。詩字的原義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口「永歌之」，而合成的一個會意字。是詩爲跳舞的歌。

B 風

詩經分爲三部，爲風雅頌。風爲風俗，卽某地人的習慣，有某種舉動，不加勉強，如風吹的一樣自然，故名爲風俗，卽孟子公孫丑云「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詩中有一部分名風，如左傳隱三年「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而詩的一部分所以名風，因其詩原係民間的歌謠，由此歌謠可以觀察出其地的民俗。

C 雅

雅卽夏，左傳有齊大夫「子雅」，韓非子引作「子夏」。荀子榮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以「雅」爲「夏」。墨子天志下引大雅文王之詩，而曰「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雅卽夏。現在廣東人有讀夏爲雅的是夏雅一聲之轉。

爲甚麼詩名爲夏，這是夏民族所作的詩。雅分大雅小雅，大雅言國家的大事，小雅言民間的小事，皆係西周末年及東周初年周人作。周爲夏民族，故以其民族所作的詩名爲夏，後以音讀轉爲雅。

D 頌

頌爲頌揚的頌，卽在其祖廟祭其祖先時，唱頌揚其祖先功德的歌。頌分爲周頌魯頌

商頌三部分。

E 周南召南邶鄘衛

周南指河南魯山縣周公初封地以南，召南指河南鄆城縣召公初封地以南，係漢陽諸姬的詩。

周在文王時地盤東至嵩山（詩大雅皇矣「以伐崇墉，崇墉卽嵩山」）武王伐紂得了河南的西部中部及北部，除以管蔡封在殷都附近監殷外，而封周公於河南的魯山縣爲魯，封召公於河南鄆城縣召陵附近爲召，封太公於河南濟源縣爲齊。成王伐奄，地盤擴展至山東河北，乃以武王時封於河南的國，向前線遷移，將魯遷於山東曲阜仍名魯，將召遷於河北易縣仍名召，將齊遷於山東臨淄仍名齊。乃將陝西的國，遷於河南填防，如虢原在陝西寶雞縣，乃遷之於河南陝縣，吳原在甘肅天水縣，乃遷於山西平陸縣。

武王伐紂，仍封紂子祿父於殷都，而殷民族與夏民族聯合攻周，即逸周書作雒解的「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熊盈本夏民族昆吾之後，原居殷都附近。被周公所敗，南下至河南許昌，又至湖北南漳縣荆山。至周宣王命召虎南征，逐楚至洞庭湖南，於是周宣王大封同姓於漢水之陽。迨周室東遷，楚乘機反攻，盡得漢陽諸姬地。

漢陽諸姬的詩，在採集詩時，漢陽諸姬早已滅亡，不知某詩爲某國物，乃用兩國混沌的名詞，說在周公所封的以南爲周南，召公所封的以南爲召南。原詩的目錄，是召南周南，魯人更改爲周南召南。當採詩時，周已不在河南而在山東，山東原係奄地，採詩的人其方言讀奄爲鄘，故於周南目下注一鄘字。召已由河南遷於河北，河北爲古北國地，乃於召南目下注一鄘字。以其「召」即今之「鄘」，「周」即今之「鄘」，其式是：

召南——「鄘」

周南——「鄘」

魯人改周有召南而注文未改，遂成了

周南

召南

邶

鄘

王靜安先生在北伯鼎跋，證明邶鄘有目無詩即此。後人以衛詩獨多，乃將衛詩分隸於邶鄘之下，形成周有召南爲一類，邶鄘衛爲一類了（詳見我的詩經篇目攷）。

乙 詩的內容

詩係由歌舞而成，因其體例（風雅頌）不同，於是內容亦異。頌多頌揚功德，雅多敘述政事，風多歌其戀愛。

文化與經濟有密切的關係，處於氣候適宜及優美的地域，物產豐富，經濟充足，文化就高。猶其是具有此環境的民族，形成國家爲早，不具有此環境的民族，形成國家爲遲，其

文化當然較低一級較遲一步。周爲封建社會，周的本國文化已高，故其在西周初年的周頌、周易卦爻詞的大部分爲歌謠，西周末年的大小雅，已形成很長的敘述詩。國風固較周頌、易卦爻詞的歌謠進步，但多爲短篇的歌謠，而不如大小雅長篇的敘述進步。

周爲封建社會，其維持人心乃以禮教，故大小雅中少有戀愛的故事；諸侯國文化較遲，故在春秋所作詩時，其社會去氏族社會不遠，禮教尙不大行，故其歌謠，多爲戀愛，而不爲禮教所蔽。但到了漢代中國本部整個的成了封建社會，是以詩序看見戀愛的故事不合乎禮教，乃牽扯於政事，其無法牽扯的，則有甚麼「后妃之德」及「文王之化」等，形成了「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就是講戀愛的詩，因受了后妃文王的保障，也不算非禮了。自漢以來都是這一老套。近自歐風東漸，解詩者有一小部分，不具成見，可以還詩的本來面目。

國風中講戀愛，其顯著的，如：

A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理想中的愛人。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找到對象了。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追求不到。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已經成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舉行結婚。

B 鄭風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這明明係女子羨慕漂亮青年的男子，而詩序要說成「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離題太遠。

C 齊風雞鳴

男的說「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已叫了，天快亮了，我要起去了。

女的說「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不是雞叫，你聽錯了。那是蒼蠅的飛聲，再睡一刻。

男的說「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日出來了，天已亮了，我要起去了。

女的說「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不是太陽出來，你看錯了，是月亮的光。

女的說「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你真的要起去嗎？說甚麼天亮，就是半早上蟲亂飛時，我也不起來，甘心與你睡着。

男的說「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我出去就回來了，決不使你惡我。

我並不是將其詩都講爲戀愛的歌謠，因前人不審事實，只是信口說去，如衛風（今在邶風）的凱風是一個婦女因其丈夫出征，其家弟弟妹妹共有七人，不能替她母親勞苦，於是看見樹上的黃鳥，託其轉答她的丈夫，就說家中「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快些回來。而作詩序的只看了尾兩句就作序，說是「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這個作凱風的婦女，竟蒙此不白之

冤，有二千餘年。不惟古人誤解，而有今人沿其誤而更誤者，如魏國伐檀係夫妻失和，鄰婦來勸其妻，說是你說他「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你說他「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你那丈夫（君子）不是尸位素餐的。君子指丈夫，詩中多有其例。應注意「胡瞻」「爾庭」「彼」字，若罵執政的「無功而祿」，而上下文何講？詩序既誤，今言社會科學的，又引爲美談，是一誤再誤。

有的係讚頌的詩，如周南樛木頌文人，兔置頌武人，桃夭頌女子，蟋斯頌婦人。這與山西河東於每年正二月迎神賽會打花鼓所唱的歌同，卽逢其神廟則唱讚頌其神歌，到某類（以職業分）人門前，則唱某類歌。不惟無「后妃之化」，而且無事實可指。詩人是隨意採詩的，如衛風的泉水與竹竿二詩，本係雷同，而採詩者俱收，是採詩的人不精心。有的係敘述詩，如豳風七月敘述農作，衛風氓係婦人敘述其戀愛結婚以至於被棄的經過。

小雅中敘述戰爭詩，爲四牡皇皇者華采芣出車杖杜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雁北山

小明黍苗何草不黃等。荒亂有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巧言農牧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無魚等。家庭宴會有鹿鳴常棣伐木魚麗南有嘉魚湛露彤弓賓之初筵等。關乎戀愛及婚姻的較少，惟有林杜係婦女思其夫出征來歸，我行其野小弁谷風白華係婦女被棄，斯干係言成家生子，何人斯重臺采綠係女戀男而未成功，都人士係男戀女未成，隰桑係女戀男而成功的。其中也有因貧富及勞苦不均而發出冤聲的，如雨無正小宛巧言大東四月北山苔之華何草不黃等。

小雅雖係周詩，但非全係王畿陝西人作，如六月「王子出征，以佐天子」，又「以定王國」，是「涇陽」的一個諸侯的國，被玁狁所侵，天子命尹吉甫帥「元戎十乘」，乃「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沔水有「海」，鼓鐘有「淮水」，屬於東方。四月有「江漢」屬於南方。正月係西周被犬戎等所滅，士大夫東遷，而遺棄於宗周之人所作，雨無正係隨貴族東遷至洛陽而作的。

大雅多敘述詩，如生民爲周的立國，緜及公劉由豳遷岐，皇矣文王大明思齊文王有

聲蕩敘述文武時詩，下武敘成王，崧高烝民江漢常武皆敘宣王時事。此外言宴飲的有行
 葦既醉是驚韓弈，言喪亂的有桑柔雲漢瞻卬召旻，勸諫的是洞酌卷阿民勞板抑，捧場的
 是棫樸旱麓假樂靈臺。

丙 詩經的作期

A 周頌

詩經以周頌爲最早，其文簡，其篇幅短，大抵多成康以後物，如昊天有「成王不敢康」，
 噫嘻有「噫嘻成王」，當是成王以後作，執競有「不顯成康……自彼成康」，當是康王
 以後作，維天之命有「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但載芟篇幅較長，而且有「萬億及秭」，
 按甲骨文數目字，最大的爲千，最多爲五千，萬字在甲骨作神，不作數目用。按其演變，西
 周應有較千字大一級的萬字，最多不過再添上大一級的億字，若秭字用在數目中，應爲
 春秋時的現象，是周頌有一部分係春秋時東周人作。是以左傳所引武等篇與今本不同，

或係編詩人所亂，而且有加進去的。

B 大小雅

大雅桑柔有「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及「亂生不已，靡國不泯」小雅雨無正有「周宗既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大小雅至遲是東周初年人作，但牠沒有西周初年的作品，如：

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是母系時代的反映，「誕寘之隘巷……平林……寒冰」是游牧時代棄子風俗的傳說。「以就口食，藝之荏菹」是農業的發明。周民族是經過母系時代游牧時代農業時代，詩人誤將社會演變的階段認為姜嫄后稷二人的故事。

由豳遷岐，縣說是「公亶父」，公劉說是「公劉」，是周民族會由豳遷岐的，而遷岐是何人？詩人已不知，就其傳說，各寫各的。大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及「續女維莘……篤生武王」一方說文王的太太是殷女，一方又說是莘女，至思齊的「大妣嗣徽音，則百

斯男，一則更是傳說了。

大雅卷阿有「鳳凰鳴矣，於彼高岡，」鳳凰卽孔雀，爲熱帶物，大雅中有孔雀，其詩當不遲，與春秋末年論語的「鳳鳥不至，」西漢初年益稷的「鳳凰來儀」不同。左傳國語（晉語較晚除外）在早年引詩則引周頌及大小雅，而楚邾姜戎無詩而引詩皆爲大小雅。是大小雅大部分爲周厲王宣王幽王平王時物，在春秋初年已通行於各國。

C 豳風

豳係周末遷岐以前的故地，在今甘肅慶陽陝西常武一帶，七月篇所表現的與其地有多數相同。而七月一篇在國風爲最長，當非甚古，與大小雅內長篇相當，當是西周末年物。周室東遷，其國陷於犬戎，後歸於義渠，戰國末年始歸秦，而破斧有「周公東征」，此周公雖不是成王的叔父周公，而其地本周之舊，其國之公亦稱周公，而周公尙爲東征，當在周室東遷以前。

D 二南及鄘魏

二南係周宣王至春秋初年漢陽諸姬作，已在前述。

鄭於東周初年爲鄭所滅，其詩當在春秋初年以前。

魏於魯閔公二年亡於晉，其詩當係春秋初年以前物。

鄭魏的作期無大問題，惟二南中所表現的有江有漢有汝，而且江有沱是四川的情形，詩名又爲二南，前人不解其故，於是說「文王之化」都解作文王時詩，而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的平王解爲「平，正也」說爲文王，不管是平王的孫女嫁於齊襄公的兒子，事見於春秋上的。二南中有麟，麟爲長頸鹿，在春秋初年大江南北尙有此物，是二南作期不晚，左傳中所引亦早於其他各風。

E 其他

其他各詩，多春秋時作，如：

衛風載馳，係衛亡於狄，許穆夫人的歸唁，事見於左傳閔二年。

王風揚之水，有戍申甫許，而申呂亡於楚，係春秋初年事。

鄭風叔於田，大叔於田，如舊說爲共叔段詩。

齊風南山，載驅指齊襄公與齊姜事。

唐風無衣，係晉文公在齊，齊姜勸之行，晉文公所作。

秦風黃鳥，言秦穆公死殉葬事。

陳風株林，言夏南事，係在詩中表現時期最晚者，爲春秋中年事。

商頌係宋襄公以後作，魯頌係魯僖公以後作，皆春秋初年詩。

詩在孔子前，已陸續發表，在孔子時已成爲三百篇的定本。國風中以衛風獨多，似爲

衛人所採集，孔子曾加更訂。

丁 詩序

作詩的人有將作詩的姓名及原因寫出來的，如：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小雅節南山；

-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小雅巷伯；
-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大雅崧高；
-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大雅烝民；
- 「維其褊心，是以爲刺」——魏風葛屨；
-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小雅四牡；
-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卷阿；
-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

詩人少有自己寫出作詩的姓名及原因，雖有不藉詩序可以知其原因的，總占少數。因年代已遠，其故事多已淹沒，社會業已變遷，由今日之情推古，當有未是。不過就邊疆落後民族及內地民間的歌謠上研究，一則存原始風，一則少經過理學先生的修改，當能知

其二。

現在詩經中有詩序，即於開首有一長序，謂之大序，各篇首有一短序，謂之小序。這詩序的作者，相傳有三人，爲子夏、毛公、衛宏。

詩序係毛公與衛宏二人作，所謂子夏詩序係毛公所假託的。左傳係子夏作，其中雖有吳起、吳期補的，但大多數成於子夏之手，左傳中有詩序的，是：

「許穆夫人賦載馳」——閔二年。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文六年。

「衛人所爲賦碩人也」——隱三年。

「鄭人爲之賦清人」——閔二年。

詩在孔子時雖有定本，但在漢初則有齊、韓、魯、毛四家之說，各欲主張己說，以附會古人。毛公見左傳中有詩序，於是於左傳中竄入吳季札觀樂一篇，列在今本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其中表現的：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晉國其萃於三族乎」爲戰國初年事，已非季札所能知，而「爲之歌秦……大之至也」指秦之統一，正是毛公所見到，季札夢想不及的事實。「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他將晉獻公所滅的魏，誤爲戰國時分晉的韓趙魏之魏。其所謂「儉而易行」其魏風葛屨汾沮洳序有「其君儉」，國有桃序有「而儉」完全相合。而且毛詩的次第及主張與吳季札觀樂多相附，韓齊魯詩則否，可知爲毛公假子夏之名作詩序，竄於左傳以爲張本，是以後人誤有子夏作詩序之說。

大序爲毛公作，小序亦毛公作，其缺者衛宏補之。

小雅六月的序，不是專言六月，而是由鹿鳴以至菁菁者莪，似爲又一大序，而其中的篇目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均亡。他說：

「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但在魚麗及南有嘉魚之中，又有一段序，是：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何以有重複的序，是六月的序毛公作，魚麗及南有嘉魚的序衛宏作。

采薇序云「……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而出車序爲「出車，勞還率也。」杕杜序爲「杕杜，勞還役也。」又爲重複。是毛公作序，不必每首俱作，有的在此首序而附帶的說到彼首序，有的空而無序。衛宏於每首皆序，故有重複矛盾的。詩序對於詩的本義沒有幫忙而有破壞，是以看詩，最好不要看詩序。看了詩序講詩，那就越講越不清楚了。

戊 詩的傳授及派別

詩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

詩今文學分爲魯齊韓三家，西漢時皆立於學官。魯詩源於荀卿，漢書楚元王傳以荀

卿授浮丘伯，丘伯授申培，楚元王 穆生 白生 申培 魯人，亦號申公，於漢文帝時以治詩爲博士。按漢書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齊詩創始於齊人轅固生；景帝時，以治詩爲博士。韓詩創始於燕人 韓嬰；文帝時，爲博士。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者。南宋以後，韓詩亦亡，僅存外傳。到了清代，輯佚學及今文學興起，於是久已衰亡的今文詩學又成爲學者研究的對象。關於這類的著作，有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齊詩 翼氏學疏證，詩四家異文考（三家加古文學毛氏，故爲四家），述鶴壽 齊詩 翼氏學，魏源 詩古微（上都見續清經解），丁晏三家詩補注，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上都見清經解），范家相，葉鈞重訂三家詩拾遺（見嶺南遺書），阮元三家詩補遺（見觀古堂彙刻書），江翰詩四家異文考補（見晨風閣叢書），王先謙三家詩義疏（原刻本）。其中以陳、魏、王三家書爲較重要。

詩古文學僅有毛氏一家。毛詩相傳創始於毛公。據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以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據漢書藝文志，毛公詩學自謂傳自子夏，其著作有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

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但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說：「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而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引吳徐整說：「子夏（卽卜商）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名萇）。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立於學。」毛詩西漢時未立於學官，但盛行於東漢。當時著名學者，如鄭衆、賈逵、馬融、鄭玄，都治毛詩。鄭玄復爲毛公詩傳作箋，雜采今文三家詩說，自成其混合家法的「通學派」，盛行一時。三國時，魏王肅作詩解，蜀李譔作毛詩傳，雖與鄭箋立異，但仍未脫毛氏的範圍。南北朝時，北朝兼崇毛、鄭；南朝雖崇毛傳，但對於鄭、王異同，互相申駁。唐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守疏不破注的原則，引申、毛、鄭兩家的經說，成爲當時標準經典。及宋學崛起，毛、鄭之學漸衰。到了清代，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戴震作毛鄭詩考正，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作毛詩後箋，

部以疏通毛鄭爲目標的。戴氏再傳弟子陳奐作毛詩義疏，始去鄭用毛，恢復詩古文學的本來面目；又作鄭氏箋考徵，考證鄭箋的來源；於是毛詩古文學又大行於清代中葉。

宋儒治詩經的，始於歐陽修毛詩本義。本義辨詰毛鄭，斷以己意，力反東漢以來治詩的舊習。蘇轍繼起，作詩集傳，始攻擊毛序，僅存錄首句。南宋時，鄭樵作詩傳辯妄，直斥詩序爲村野妄人所作。朱熹受鄭樵的影響，作詩集傳及詩序辨說。詩集傳不僅棄序不用，而且難採毛鄭，間錄三家，以己意爲取舍。又以爲詩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詩凡二十四，一反從來「思無邪」之傳統的經說。朱子既歿，輔廣作詩童子問，朱鑑作詩傳遺說，都對於詩集傳加以補充。元許謙、劉瑾、梁益、朱公遷、梁寅等，也都以集傳爲依歸。王柏且依朱說作詩疑，居然改竄經文，刪削淫詩三十二篇。明代胡廣等輯詩經大全，依據劉瑾詩傳通釋一書，頗爲功令。蓋朱熹詩集傳已取代毛鄭詩學的正統。

三一書

書字在古文字爲書，係手字，丰係筆字，曰古黑字，卽手執筆寫出黑道道（文字）爲書，是書原爲凡稱。

書至伏勝又稱爲「尚書」，「尚」字與「上」字同，卽其書記上古之書，爲之「上書」，亦名「尚書」。

申 書的篇目及來源

書分爲三種：一、西漢時候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二、相傳爲西漢時候在孔子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三、東晉時候由梅賾所獻的僞古文尚書。而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中尚書就是今文尚書與僞古文尚書的混合品。（此外尚另有西漢時張霸所僞造的百二篇尚書及後漢時杜林在西州所得的漆書古文尚書兩種，以無甚關係，從略）。

A 今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今文尚書凡二十九篇，爲堯典一（合今本舜典篇爲一，而沒有舜典篇首的二十八

字）皋陶謨二（合今本益稷篇）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泰誓十（非今本偽泰誓）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合今本康王之誥）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其中盤庚分爲上中下三篇，泰誓亦分爲上中下三篇，顧命另分出康王之誥一篇，所以今文尙書二十九篇亦可稱爲三十四篇。依普通的經說，這二十九篇爲漢初伏生相傳，以漢時代的文字隸書抄寫，所以稱爲今文尙書。其中泰誓一篇，非今文，共計二十八篇。

B 古文尙書的篇目與來源

古文尙書亦稱逸書，相傳凡十六篇，爲舜典一（別有舜典而非今本由堯典分出的舜典），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別有棄稷，而非今本由皋陶謨分出的益稷），五子之歌六，胤征七，湯誥八，咸九，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

旅、葵十五、畢命十六。其中九共分爲九篇，所以古文尙書十六篇亦可稱爲二十四篇。這十六篇據古文學家說，是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壁而得，因爲是以古文書寫，所以稱爲古文尙書。據說當時孔子後裔孔安國擬獻書朝廷，因巫蠱事發，遂罷。後來這古文尙書並沒有留傳下來，後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也只存各篇題目而沒有師說，所以清代的今文學家頗懷疑這古文尙書的獲得是漢代古文學家的僞說。

C 僞古文尙書的篇目與來源

僞古文尙書凡二十五篇，爲：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上七，太甲中八，太甲下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上十一，說命中十二，說命下十三，泰誓上十四，泰誓中十五，泰誓下十六，武成十七，旅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問命二十五。與這二十五篇的僞古文尙書同時出現的爲孔安國尙書傳。今本尙書注疏就是以僞古文尙書二十五篇加今文尙書三十三篇共五十八篇及僞孔安國尙書傳爲底本。（今文尙書本三十四篇，去泰誓三

篇，分堯典下半爲舜典，而另加篇首二十八字，分皋陶謨下半爲益稷，故爲三十三篇。這偽古文尚書及偽孔傳，爲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或作梅頤）所獻，曾立於學官。唐代顏布五經正義爲取士標準，書取偽孔，於是該書愈益盛行。到了宋 吳棫作書稗傳，始疑這二十五篇及孔傳爲偽。朱熹語類中也頗有疑辭，明 梅賾作尚書考異，始明斥爲偽作，但論證還不確切。清 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惠棟作古文尚書考，始用考證之方法，一一發現牠的來源。丁晏作尚書餘論，更證明這是晉 王肅所偽作。到了現在，這偽古文尚書及偽孔安國尚書傳的公案，總算是在經學史上已經解決的問題。——雖然清 毛奇齡想死灰復燃，曾作了古文尚書冤議，爲偽古文尚書辯護，但終少人相信了。

乙 各篇的作期及內容

偽古文尚書係偽造，古文尚書已亡，茲就今文二十九篇，加以考證及說明。

A 虞夏書

堯典記堯舜的政治，皋陶謨記堯舜禹的言論，禹貢記禹治水時畫分的九州，甘誓記啓伐有扈的誓詞。此四篇記虞夏時事，故爲虞夏書。

在未說明此四篇的作期以前，先將堯舜禹的來源及禪讓，以至洪水的故事先爲說明一下。

夏民族中有一部落，做犀牛角作陶壺，卽以此爲圖騰，在甲骨文有三種寫法，爲一個國名，如：

𠄎 𠄎 𠄎

第一字羅振玉作「𠄎」，呂氏春秋作「昆吾」，詩大雅緜作「混夷」，說文馬部引作「昆夷」，口部引作「犬夷」，尙書大傳作「吠夷」，詩小雅出車作「玁狁」，銅器號季子白盤作「厥毓」，不襲敦作「厥允」，漢書地理志在河北作「曲陽」，第二字作「猷」。第三字作「猶」。其獸爲犀，有人誤爲犬，有依其形寫爲昆龜，有的用其音爲玁，爲猶，爲猷。其第一字之下，第二三字之旁的物爲酒壺，因其做犀牛角作，故畫一犀牛角作標記，其第


一字，上爲犀爲像形，誤爲「昆」，中一字爲「五」爲聲，下一字爲「口」卽「酉」爲義，第二第三字缺其音。

呂氏春秋君守「昆吾作陶」，說文「壺，昆吾圓器也」，國語鄭語「昆吾爲夏伯矣」，詩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夏民族昆吾發明陶壺的。而左傳稱堯爲陶唐氏，後漢書郡國志稱堯爲「陶堯」，是堯陶有關。且皋陶有作皋繇，繇亦作由來之由，而與猷猶音同。

殷民族有以獅子作圖騰的，在甲骨文上寫爲：



均作殷人的祖先及始祖。此字係側面書，山海經大荒東經云「狀如牛，倉身，而無角，一足……其名曰夔」，莊子秋水亦誤爲「夔謂蛇，白吾以一足」，呂氏春秋察傳未見其字，更以學理推測，說是「夔者，一而足矣……非一足也。」王靜安先生釋此字爲俊爲壘，見觀堂集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亦釋爲夔，見古史新證。

國語魯語上以「商人禘舜而祖契」禮記祭法將舜作學。是舜與學爲一人。山海經大荒南經以「帝俊妻娥皇……姚姓……舜之所浴也」郭璞注亦主舜與俊爲一人。楊筠如在暨南大學中國史講義以夔契學爲同聲字，云「古夔契爲同部。並且夔契學三字同爲雙聲。」是舜俊夔學契，均由  一字的演變與分化。

爾雅釋獸「狻麇，似魏貓，食虎豹。」郭璞注「卽師子（獅子）也，出西城。」而俊卽俊，俊舜音同。苗民鎮康語讀獅子爲學，學夔音近。苗氏潞江語讀獅爲契。是因各地讀者不同而演變爲：



夏民族的圖騰爲蟬，其氏族的圖騰有伯冀魚陶壺二龍。

左傳昭二十九年「有夏孔甲，授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國語鄭

語「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史記周本紀「昔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

禹字從蟲從九，而九字古亦訓蟲（詳我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禹字爲二蟲合成，但也有一蟲的，茲將甲骨金文的禹字略舉於左：

1 神

辛卯卜 夬于鉉 殷墟書契前編卷四第五十頁

今日：于鉉三豕 同上第五十五頁

2 國

其我筭 殷墟書契前編卷四第五十五頁

取心人之饒鼎 金文取它人之善鼎

3 地名

庚辰卜 王般 涉 殷墟書契前編卷四第三十八頁

4 人

勿令從竹(殷墟書契前編卷六第五十一頁)
 咸有九有 處尔之堵(金文齊侯鐘)

因爲夏氏族有以蟲爲圖騰的，故有崇拜其圖騰爲神，以其國崇拜其圖騰，故以此圖騰名其國名其地名其人。

此二蟲或一蟲，有的訓爲蛇，有的釋爲龍，實在是鱷魚，鱷魚爲生長於熱帶的動物，而崇拜鱷魚，係產鱷魚較遠的地方的人，譬如非洲距尼羅河近的人民殺鱷魚，距尼羅河遠的地方的人民崇拜鱷魚。現在夏氏族以鱷魚爲圖騰，是夏氏族離開熱帶較遠的地方民族。

堯舜禹爲氏族社會時所崇拜的圖騰，圖騰由於崇拜而演變成神，神可以保護其族類而演變爲其先祖，到了其族形成國家時，又演變爲創基立國的先王，在左傳中尙有部分遺跡是堯爲唐國的君，舜爲虞國的君，禹爲夏國的君，各爲獨立，互不相關。左傳昭元

年「高辛氏……遷實沈于大夏……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唐由高辛時封，至周成王時亡，而堯未禪給舜的。左昭八年「自暮至於曷，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虞自暮起，至春秋末年而亡於楚，舜上未受堯禪，下未禪給禹。

到了春秋時人君多被羣小包圍，仁君需用賢臣輔佐，而且其時各國吞併及投降，民族混合，於是唐國仁君的堯，而用虞國的仁君舜爲臣，因此堯舜禹發生了君臣的關係。其時功利主義產生，以舜爲堯臣，堯死了人民擁戴舜爲天子，舜死了人民擁戴禹爲天子，在國語及孟子尙存其說。其後求利心切，待不到堯舜之死而舜禹始繼，是以有「堯老而舜攝也」的話，孟子及堯典已成此說。其後汲冢書及韓非子有舜偪堯禹偪舜之說。當儒家盛倡禪讓美德，燕王噲與其相子之之實行其事而敗，道家因之有讓則不受，生出許由、洗耳、巢父牽牛的故事。是完全受時代的背影而產生了堯舜禹的。茲將堯舜禹在各書的情形，依時代先後列表於左：

且：

明白了堯舜禹產生的原因及演變的背影，然後再講虞夏書的時代及內容。

1 堯典

堯典見稱於孟子，左傳文十八年亦有相同的事，但今本堯典與其文字少有出入而

一 「棊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甲骨文有十三月無閏月，春秋

事	書	堯	舜	禹
甲骨文	堯	陶竈作副 鵬國名	獅子作圖 騰股人始	龍作圖 騰國名地 人名
金文	堯	國名	神名	國名
詩	堯	天子	天子	天子
左傳	堯	天子	天子	天子
國語	堯	天子	天子	天子
山海經	堯	天子	天子	天子
論語	堯	天子	天子	天子
墨子	堯	天子	天子	天子
孟子	堯	天子	天子	天子
孟子	堯	天子	天子	天子

是「積餘於終」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閏在其中，爲春秋以後現象。

二 文法用「上下」不用「下上」是春秋以後的情形。

三 「同律度量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事。

四 巡狩四岳，是秦漢故事。

2 皋陶謨

一 「天工人其代之，」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在孔子的「天何言哉，」「畏天命」之後。

二 孟子有「禹拜昌言」是拜他人的昌言，而「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是禹自己稱自己的昌言，是採取孟子而未審。

三 鳳凰爲孔雀，在西周時黃河流域氣候尙熱，可以生存。至孔子時黃河流域已無其物，但遇氣候熱，或者可至，氣候特熱，農產物發達，孔雀至爲其預兆，故孔子歎其「鳳鳥不至」，孟子已尊鳳凰爲鳥類的領袖，而皋陶謨云「鳳凰來儀」是鳳凰已神物化，當在

孔子孟子以後。

3 甘誓

一 五行是中國的六府——金木水火土穀，與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風，混合分配而成的，在墨子以後。

二 三正爲周正，殷正，夏正，在春秋戰國時靠北方接近夏民族的用夏正，如晉、幽、中山、魏、殷遺民用殷正，如齊、楚，周人用周正，如周、魯，而以有扈氏「怠棄三正」爲罪名，逼其同時並用三正，是秦統一中國以後，漢太初未整頓曆法以前的誤會。

三 「賞於祖，戮於社」與中國古時情形適相反。

堯典是春秋時人僞造的，伏勝曾修改過。皋陶謨係伏勝以堯典記堯舜的善行，乃造皋陶謨以記其嘉言。墨子主張有鬼論，造禹誓以助成其說，伏勝不察，刪其不類古文者，錄之尙書。

張儀見秦有統一中國的可能，籌畫統一後的建設，於是在遊說六國時，途中遇有某山某水而爲記錄，歸而假禹治水時畫分九州，各貢其物於中央政府，名爲禹貢。

秦在春秋戰國時與各國往來有五條大道：一由咸陽至青海，二由漢中經四川至湖北的楚都，三由武關經襄陽至楚都，四由咸陽沿渭水北渡黃河經山西河東上黨至河北的趙都，五由渭北經潼關沿隴海路至齊。在這五條大路附近百里以內的山水占禹貢的三分之二，餘多錯誤，如漢水入海，長江下游爲三，汶水入濟，碣石在右。而導水導山未經河套，是義渠戎未滅；較職方氏多梁州而且知其地理，是司馬錯伐蜀後的事。況山水詳於陝西，賦祖雍州，均足以爲秦人所作之證。

B 商書

商書爲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因其均記載商代的事，故謂之商書。

1 湯誓

湯誓舊以湯伐桀時，於軍中的誓詞。

微子恐殷之亡，作此以警國人。

「小大」而不是「大小」係春秋以前的文法。

「沈酗於酒」般人飲酒固不如夏人之甚，但觀酒誥，般人亦喜飲酒。

「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係奴隸社會現象。

微子一篇，或係商代物，或係周初微子至宋警告國人作。總之，尙書中以微子一篇爲最古。

C 周書

1 牧誓

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的誓詞。其中的「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這是奴隸社會末期的現象，所以牧誓爲西周的作品。

2 洪範

洪範係殷箕子諫周武王，乃假以天命。

一 「昔鯀陜洪水。」洪水的傳說，在世界各地均有，這是第四冰川時期，人類受害最深，故口碑相傳甚久。洪水之去，各地均找一個神或英雄爲之治，在中國古有共工鯀禹女媧開明五人。共工爲長江中流的神話，山海經以共工降居江水；開明爲四川神話，見於華陽國志及蜀王本紀；女媧卽舊約中的夏娃，從西洋輸入的，始見於淮南子；鯀爲浙江的張大帝，卽黑魚精；禹爲夏民族以二龍的圖騰。夏民族居於黃河流域，故詩經內祇有禹治水，春秋時晉通於吳，從東海中傳入黑魚鯀的治水神話，兩種神話衝突，左傳作調和說，以後來居上，鯀爲禹父，治水未成，禹繼其功。周居洛陽，北受鯀禹，南受共工的神話，又作調和，以後來居上，在國語周語中，以共工治水未成，其從孫鯀治又未成，禹乃成其功。

洪範以「鯀陜洪水」係春秋中年晉通於吳以後的現象。

二 「五行」係戰國初年墨子自印度輸入，子思倡其說，鄒衍大事宣傳的。

三 「二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而論語季氏「孔子曰君子

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五事與九思有三處相同，而孔子未言「書云」，是非孔子抄洪範，乃是洪範襲論語的。

左傳引洪範文，名曰商書，是原本洪範爲卜筮事，約在春秋時作，戰國時人乃爲修改。

3 金 賸

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書其事藏於金賸之櫃。

一 避諱是東周時事，金賸中有「惟爾元孫某」，避武王諱。

二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是「五穀不分」的書生所作，完全沒有農林的常識。

三 「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按爾雅鴟鴞詩，不關周公事，況孟子引孔子說「爲此詩者，豈知道乎？」若金賸有明文爲周公作，孔子孟子不應出此言，是在孔孟時金賸尙未產生，乃係伏勝所作。

4 大誥

大誥係殷人反周，周人大告其諸侯討伐詞。

一 「民獻」與甲骨文的「俘獻」金文的「人獻」同。由俘獻演變爲人獻，再演變爲民獻。大誥稱「民獻」時代似晚？

二 「大誥爾多邦」甲骨文稱國爲「方」多方的「多方」卽「多國」亦卽「諸國」邦在方後，多方既尙用方，大誥用邦，似爲晚期物。

大誥或非成王時作，係周宣王時東征徐淮作。

5 康誥酒誥梓材

康叔封衛時的誥命詞。

一 「用肇造我區夏」周自承認爲夏後，及「殪戎殷」稱殷爲戎，爲對立的民族，爲周初人的觀念。

二 「小大」而不是「大小」及「自成湯咸至于帝乙」爲「自……至于……」

不是「自……以至于……」不多一「以」字，均爲春秋以前的文法。

三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銅器銘文末常有「子子孫孫永寶用」此「保」係「寶」的假借，「民」與「用」古文相似而誤，梓材末應爲「惟王子子孫孫永寶用」。

左傳定四年云「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緝棨旃旌大呂……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是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從大呂等銅器上錄下來的，其作期當在周初。

6 召誥洛誥

召誥洛誥均言周既克殷，於洛陽建東都事。

一 召誥與洛誥不應均言築城於洛事，其中用「上下」不用「下上」係春秋以後的文法。而且「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這些循環連綿的語句，非周初所能有，爲戰國時物。

二 洛誥「乙卯……在十有二月……惟七年」記時爲日月年，而非年月日，與甲骨文相同，當爲周初作。但也用「上下」、「獻民」有爲較晚物，似乎經後人改竄過。

7 多士

周遷殷俘擄於洛陽，告以安居事。

「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今予惟不爾殺，言爾攸居」是周爲農業社會，對於俘擄不惟不殺，而且給以土地使之作生產事業，爲西周初年繼殷人奴隸社會，殷人恐俘被殺，周乃大告其衆。若在春秋時，亡國皆遷其人，已成習慣，用不着再三勸告。

8 無逸君爽

一 無逸的「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論語國語均引其文，及用「小大」當係春秋末年以前物。但「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周固爲農業社會，但承殷的奴隸社會而變爲封建社會，其土地由「小人」耕作，「君子」享受，無逸以君子應先知稼穡之艱難，似爲貴族封建崩潰，周宣王以後現象。

二 君奭的「我不敢知曰……我亦不敢知曰……」及「在昔成湯……在太甲時……在太戊時……在祖乙時……在武丁時……」與「有若虢叔，有若……有若……有若……有若……」這些重複語句，及「上下」均戰國的現象。

9 多方

「告誦四國多方」多方卽多國，方國並稱，與詩商頌長發的「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係國名詞起而方名詞尙沿用，爲春秋初年的現象。而且有「以至于帝乙」不爲「至于帝乙」多一「以」字，爲春秋末年現象。

10 立政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中國爲禹迹，又在四海之內，是春秋戰國時現象。

11 顧命

「河圖」及「天子」均後起，「逆子釗於南門之外，」介詞用「於」字，不用「于」

字，是戰國時的文法。

12 呂刑

呂刑係呂國（河南南陽）在未被楚滅前（春秋初年）與苗民爲鄰，採取苗民的刑法，舊說爲周穆王時物或可靠，但墨子中所引，文略不同，或爲後人所改？

13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係周天子賜晉文侯的命詞。

14 費誓

費誓係魯伐費的誓詞，舊說以爲伯禽時事，而「臣妾逃遁，勿敢越逐，」國界劃分甚清，非周初封建時現象，但費地入春秋已屬魯，此或西周末年作。

15 秦誓

秦誓係秦穆公伐晉失敗，誓於國人之詞。

尚書中原來的次序，是依時代先後而排列的，茲將原來的時代及從新考證的時代，列表於左：

原 來 的 時 代		新 考 證 的 時 代	
虞夏商	西周春秋	西周春秋戰國秦漢	
堯典		堯典	
皋陶謨		皋陶謨	
禹貢		禹貢	
甘誓		甘誓	
湯誓		湯誓	
盤庚		盤庚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	
微子		微子	

丙 尙書的傳授及派別

尙書大別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

書今文學分爲三家：爲歐陽氏，爲大夏侯氏，爲小夏侯氏，西漢時都立於學官。漢初濟南伏生傳今文尙書，以授鼂錯及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兒寬授歐陽生的兒子，世傳書學，一直到曾孫歐陽高。這是尙書歐陽氏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授族

		呂 刑	費 誓	康王之誥	顧 命	立 政	
秦 誓	文侯之命						
		呂 刑	費 誓				
秦 誓	文侯之命					立 政	
				康王之誥	顧 命		

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這是尚書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又別爲尚書小夏侯之學。西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都亡佚。清代輯佚學興，陳喬樞撰今文尚書經說考及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西漢今文學說始大略可考。又今文學派崛起，魏源撰書古微，排黜古文學派，而上祖西漢今文學說。近人崔適撰史記探原，更由史籍以求今文書學的真相。

書古文學僅有孔氏一家。相傳孔安國得孔壁古文尚書，以授膠東庸生，五傳而至桑欽。西漢末，劉歆崇奉古文，與今文博士爭立學官。東漢時，書古文學家著名的有賈逵、孔僖、尹咸、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等。馬融、鄭玄雖間或雜糅今古，但仍偏祖古學。自東漢末年一直到南北朝的北朝，書學都以鄭玄注爲宗；雖魏王肅作尚書解，蜀李譔作尚書傳，以及吳虞翻等力攻鄭注，但仍未出古文學的範圍。到唐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以僞孔安國尚書傳爲宗，於是由書古文學派生的鄭學亦亡。到了清代，漢學重興，惠棟弟子江聲作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作尚書後案，孫星衍作尚書古今文注疏，戴震弟子段玉裁作古文尚書撰異，都以馬融、鄭玄傳注爲依歸，於是古文學又大略可見。

與漢古文學有關而實非真古文學的，還有從魏晉到隋唐間盛行的偽古文尚書及偽孔安國傳一派。這偽書與偽傳，究竟是誰造作，學者間還沒有一致的意見，或以爲王肅，或以爲皇甫謐，或以爲梅賾。總之，於東晉元帝時，始由梅賾獻奏。據梅賾說，由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始授賾。當時晉代君臣，信僞爲真，於是遂立於學官。南北朝時，南朝梁費暉爲偽古文尚書作義疏；齊姚方興並僞造舜典，孔傳一篇，自謂得於大桁頭，對經文妄加增益。但當時北朝仍崇奉鄭玄尚書注，南朝梁陳二代也是鄭孔並立，僞書僞傳還沒有獨佔的勢力。到了隋代劉炫，得南朝費暉義疏，兼崇姚方興僞書，又增益舜典十六字，於是北方人士也黜鄭崇孔。唐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以僞孔爲宗，由是這僞書僞傳遂成爲標準經典。到了後來，宋吳棫、朱熹、明梅賾、清閻若璩、惠棟、丁晏等，相繼攻擊僞書僞傳，於是這經學上一大公案始得解決。

宋儒治尚書的，始於蘇軾書傳。蘇書廢棄古注，以議論見長，一變從前治經的方法。其後林之奇作尚書全解，鄭伯熊作書說，之奇弟子呂祖謙作書說，又以史事說書。其他如夏

僕尙書解、黃倫尙書精義、魏了翁尙書要義、胡士行尙書詳說等書，雖略存古訓，但雜糅漢、宋，全依主見爲取舍。朱陸兩派門人亦治尙書，楊簡作五語解，承沿陸說，間以心學釋書；蔡沈作書經集傳，祖述朱義，在元明兩代居然成爲標準經典。元金履祥、陳櫟、董鼎、陳師凱、朱祖義等都宗蔡傳；明代輯書傳大全，亦以蔡傳爲主，且頗爲功令。當時敢於糾正蔡傳的，僅有馬明衡尙書疑義、王惟尙書日記、袁仁尙書砭蔡編、王夫之書經稗疏等。

四 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現在春秋無單行本，不列在十三經內，但春秋在漢列於五經，而且爲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的所起，故以春秋爲三傳之首。

甲 春秋的內容

A 春秋的名稱

春秋名詞的來源，公羊傳隱公第一疏引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按春秋是否孔子作，假使春秋爲孔子作，決不是由春至秋九個月可以成功的。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別遠近，別異同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春秋係編年體，一年分爲春夏秋冬四季，錯舉四季中的春秋二字以表示爲編年，杜預的說法是對的。不過他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以「春秋」二字爲魯史的專名，係誤探：

1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2 孟子離婁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

但在孔子以前如國語楚語記申叔時與楚莊王論教太子的方法有「教之春秋，」在孔子以後如國策燕策蘇代說「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爲春秋，」不是孔子獨名魯史爲春秋的。就地域言，國語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墨子明鬼言

「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春秋二字不限於魯，就書名言，有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桃左春秋，亦不限於魯史。

「春秋」二字，等於現在的「歷史」二字，簡言之爲「史」，史字上冠以國名，如中國史，日本史，埃及史，羅馬史等。猶之魯春秋，燕春秋，宋春秋，周春秋等。

B 春秋的起止

春秋係魯國的歷史，其紀年以魯公爲主，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隱公十一，桓公十八，莊公三十二，閔公二，僖公三十三，文公十八，宣公十八，成公十八，襄公三十一，昭公三十二，定公十五，哀公十四——共計二百四十二年。一般人推算，隱公元年，當周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七二二年，哀公十四年，當周敬王三十九年，西元前四八一年，但中國的年代，在漢高祖以前，無絕對可靠的年數（見我的中國史的年代）姑如此計。

春秋爲甚麼起於魯隱公元年？

西周時宗周爲中國的中央政府，其文化當較高於各地的諸侯國，其歷史當較諸侯記載爲古遠。自幽王遭犬戎之亂，宗周的版圖失去，隨周平王東遷的人很多，東都洛陽附近，周室直接管轄的地，不能容納這樣多的難民，於是向諸侯的地盤中謀發展，戰端引起，國際的交涉頻繁，國內也急待整理，因而記載當時事務，以備不忘，也可將過去的作未來的參考。試觀：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史記秦本紀），但「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詳」（史記六國年表）。秦文公十三年，當周平王十八年，在魯隱公前三十一年。

「孫伯嚭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左傳昭十五年）。按史記晉世家說「晉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是晉史在籍氏時爲斷片的，至董史始爲編年的。辛有爲平王初年人（見左傳僖二十二年），其二子爲晉史官，當在平王末年。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呂氏

春秋當染。按桓王當是平王，因惠公時無桓王爲平王。

歷史的演變，到了東周初年，已到了編年體成熟的時期，魯留周室史官名角的在魯管理歷史，當於惠公時按年編入大事紀，後人（或卽孔子）以一國的編年史，不應從半途起，乃拋開惠公，從第二世隱公元年起。

春秋爲甚麼終於魯哀公十四年？

春秋終於魯哀公十四年，是一個問題。漢書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卷，是經爲獨立的書，晉杜預將左傳與春秋合在一起，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說「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云「舊夫子（孔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左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公羊傳與春秋合，四庫總目提要以爲在唐徐彥作公羊傳義疏時，按漢熹平石經殘字的公羊傳一段，祇有傳文無經，是公羊傳與春秋合當在東漢以後。穀梁傳與春秋合，四庫總目提要以爲是晉范寧作穀梁傳集解時所爲。

現在的春秋，分在左傳公羊穀梁中，沒有單行本，在左傳中每一年列在一起，在公羊

傳穀梁傳中，與傳文混合，即公羊傳穀梁傳解春秋時，將其傳文就寫在春秋的本句之下，突視之，不知何爲經何爲傳。

左傳內的春秋，是以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爲止，公羊傳與穀梁傳內的春秋，是以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爲止。現在根據那一個本子說春秋之終在某年呢？

C 內容

春秋是很簡單的，每一事祇記其大綱，茲錄隱元年哀十三年全文於左：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春秋內部記些甚麼事。茲據春秋提綱的類列，列表於左：

盟會		聘				朝				伐				侵		類
列國會盟	王臣會	王臣聘魯	公如楚	公如晉	公如齊	公如京師	齊伐楚	晉鄭楚伐許	晉楚爭陸	齊伐楚	王臣會伐	事	實			
107	11	8	2	20	13	4	1	12	18	53	7	數次				
內大夫及外大夫會盟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	鄭魯交聘	衛魯交聘	晉魯交聘	齊魯交聘	魯大夫如周	齊伐魯	吳楚越兵爭	秦晉兵爭	晉伐齊	晉楚兵爭	事	實			
26	13	6	5	7	23	7		19	18	5		數次				
內大夫及諸侯會盟	公及外大夫會盟	小國來聘	楚秦吳交聘	陳魯交聘	宋魯交聘	內大夫帥師	齊晉伐戎狄燕國	宋伐曹	魯莒兵爭	魯伐邾	事	實				
19	24		40	6	3	10	24	26	8	9		數次				
百二		四十五百一				二十七百二						計合				

八百二十五類事中，侵伐朝聘會盟爲六百二十六，占百分之七十五，可知春秋是一部政治史，不是文化史。

D 褒貶

國語楚語申叔時對楚莊王說「教之春秋，而爲之贊善而抑惡焉。」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說「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善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按善行惡戒，是以過去的事實爲未來的參考。既以過去的事實爲未來的參考，其記載要明白，不應暗中用字褒貶，使後人明白了

總計	事			雜
	魯	魯	魯	魯
八百二十五	土田	祭祀	蒐狩	婚姻
	15	11	9	10
	雲	日食	魯及他國宮僭侈災變	魯城築
	2	36	23	29
			雨雪冰雹霜水旱蟲災	地震
			59	5
	九十九百一			

褒貶的筆法，方知爲借鑑？但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是主張有褒貶的。春秋以爲有褒貶的，以孔子對於魯當道的壞處，不敢明白的攻擊，祇好用不顯明的模稜兩可的字來褒貶。但春秋載二十餘國事，魯國占百分之二十四，其餘百分之七十五非魯國事，外人勢力不能及魯，孔子用不着褒貶的。孔子作春秋在魯哀公十四年左右，而春秋共一萬六千餘字，魯哀公自元年至十四年共九百九十二字，占百分之七，定公以前已死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二，孔子對於已死的人當無顧忌，用不着褒貶的，在魯哀公元年至十四年九百九十二字中，不關魯國的記載爲五百九十五字，占全數百分之四，是孔子的褒貶祇多有百分之三，很小的一點。

現在的春秋附在三傳中，三傳中的春秋，其文互異已有三百餘條。又有這一本有的事，那一個本子上沒有，如襄五年諸侯救陳事，左傳的春秋共九國，公羊穀梁的春秋共十

三國，多了莒邾薛滕四國。莊二十八年左傳的春秋說「公會齊人宋人救鄭，而公羊的春秋多一邾婁人。定十三年會于垂葭，穀梁少一衛侯。說春秋以一字爲褒貶的，究竟根據那一個本子？所謂褒貶的原因有三：

1 春秋在孔子時爲近代史，其中對於當時的當道，不便明言其是非，常有褒貶在內。

2 春秋是孔子作，但春秋是一部簡略史，在學術上遠不如左傳，不說有褒貶在內，不能見孔子的偉大。

3 春秋太簡略，有的不能明瞭，有的與左傳對校，事有出入，在這些不可解的地方，強說褒貶在內，還有藉着褒貶以發揮個人主張的。

乙 春秋的作者

A 作期

1 用「于」字作介詞

甲骨文中全用「于」字作介詞，金文中也是，不過到了戰國時，始改用「於」字作介詞，尚書二十八篇中除用「於」字作感歎詞外，只有九個「於」字用作介詞，但與他書校，原來皆用「于」字，只有顧命及金縢中兩個用「於」字，但顧命爲戰國金縢爲秦漢時物。春秋中有四個「於」字作名詞，作介詞的都是「于」字。是春秋爲春秋時物。

2 數目中用「又」字

甲骨文數目中的「又」字，與「十」字離開的，如「十月有二」，「二十祀又五」。因爲中國人初用兩手的指頭計數，故以十進位，「又」字古文爲「手」，卽數到十個爲一段落，多一則爲「又一」，「十月又二」卽十個月又兩個月。到周沿用其文而成了「十又二月」，十字與又字相連；到了戰國將又字去了，成爲「十二月」。春秋數目中均有「有（又）」字，如「十有八年」，「十有一月」，是春秋爲春秋時作。

B 作地

春秋共一萬六千餘字，其中魯占百分之二十四餘，齊占百分之十餘，晉占百分之九餘，楚占百分之四餘，邾占百分之三餘，莒占百分之二餘，滕薛小邾均占百分之一餘，秦越均不足百分之一。春秋中不惟魯爲第一，而且滕薛邾莒的小國尙占百分之一以上，秦越大國尙不能及百分之一，可知春秋的作地距滕薛邾莒近，距秦越遠。這是近詳遠略的。

春秋中魯十二公，除哀公未死時春秋已停止外，餘十一公春秋均載其死，齊十四公春秋有十四，晉十七公春秋有十一，秦十五公春秋有六，楚十三春秋有八，宋十三春秋十一，衛十七春秋十四，陳十二春秋十一，蔡十二春秋九，曹十五春秋十一，鄭十七春秋十二。可知春秋對於魯齊記載最詳，宋衛次之，秦楚最略。是春秋爲魯國物。

○ 作者

春秋的作者都說是孔子，但有三個疑點：

1 春秋內有孔子生卒 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同年記「庚子孔子生」左傳於魯哀公十六年記「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孔

子作春秋，何以將自己的生卒也記在內？

2 公穀左異文有二百餘，音同的二百三十餘字，義同的十餘字，義異的十餘字，除形近而譌十餘字外，異字共二百五十餘字——孔子作春秋，左公穀三家照抄，何以有異文如此之多？

3 論語禮記未言孔子作春秋 論語禮記係記載孔子言行的書，論語在孔子死後不久寫成的，禮記有漢朝人作的，檀弓較早，而論語及檀弓均未言孔子作春秋。最早言孔子作春秋的爲孟子莊子——孔子作春秋，何以近的論語禮記不言，而遠的孟子莊子始言？

第一個問題，春秋中有孔子生，三傳中並不一致，春秋以三傳共同的爲可靠。孔子生在公穀有而左氏無，史記孔子世家以孔子是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與公穀異，據三傳共同的上文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下文絕不會「十有一月庚子」的。穀梁和公羊之誤而未記月，是「孔子生」係公穀加上去的。

「孔子卒」在左傳有，在公穀中無，三傳已不一致。而公穀的春秋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止，左傳於「西狩獲麟」後記哀公十四年全年及十五年全年的事。十六年記春正月二月及「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條。或者孔子作春秋到了魯哀公十六年三月病了，因而停筆，左傳於其後加了一筆「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八字。公羊穀梁係漢人，以麟為祥物，附會孔子絕筆獲麟有深大意義，故將「西狩獲麟」以後削去。

第二個問題，因公羊是齊人，穀梁是趙人，左傳是衛人，所用的方言不同，因而音同的字有二百三十餘條。

第三個問題，孔子作春秋傳子夏，孔子死後三年門人四散，子夏於孔子死後六年離魯至晉，為魏文侯師，傳春秋給吳起。子夏將春秋帶至晉，魯人不知，故論語禮記未載。後孟子至梁從魏國知道消息，故孟子首言孔子作春秋。子夏將春秋傳給吳起，吳起由魏奔楚，在楚傳其子吳期，莊子弟子多楚人，故莊子也言孔子作春秋。

孔子在魯設教，其教科書為詩書禮樂春秋。在那時的春秋，如國語一樣，是長篇的讀

了足以鑿戒，故有「教之春秋」及「以其善行，以其惡戒」的哲學。但他的缺點，年月多不可考，沒有按年月日的系統，不足以為史學。魯國在東周初年，已有史角為史官，其編年體的春秋，由惠公時起，至哀公時止，尚在史官手中保存，未為公布，孔子在魯為貴族之一，而且很有聲望，於是從史官手中將編年的魯春秋借來照抄一部，當少哀公時最近的幾年，孔子依例補入，（如十四年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文法與前不類）至哀公十六年二月，記了「衛子還成出奔宋」就生了病，於是停筆。待孔子死了，子夏將孔子死的月日記在上面，以表示孔子與春秋有關。

一 左傳

甲 左傳的名稱及內容

左傳係史書，原名春秋，如：

1 國策 楚策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開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即左傳襄十一年魏絳謂晉侯說「書曰『居安思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2 韓非子 姦劫弑臣的「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而殺之，遂自立也。』」即左傳 昭元年的「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3 史記 吳世家贊曰「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即左傳五年的「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4 新序 雜事五的「春秋曰『少長于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即左傳 僖二年的「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不聽。」

其書爲左氏地方的人作，號其書名「左氏 春秋。」如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成 左氏 春秋」，漢書 景 十三王傳「立 左氏 春秋 博士」，東觀記「鄭與從博士 金子 嚴爲左氏 春」。

劉歆以左氏不傳春秋，不能立於學官，乃造傳文加於左氏中，名為「春秋左氏傳」，如漢書韋玄成傳劉歆議祖宗之制曰「春秋左氏傳曰。」

班固省略「春秋」二字，名為「左氏傳」，如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

杜預省略「氏」字名為「左傳」，如左傳序云「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公穀無明文。」

韋昭以國語及左傳均左邱明作，乃以左傳為「內傳」，如國語解序云「檢之以內傳。」

其書普通稱為左傳。

左傳是長篇記事的史書，如春秋於魯隱公元年記：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九個字，但左傳記此事共四百七十一字，如左：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大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以，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遂爲母子如初。」

左傳中所載，是長篇大文，如國語一樣，牠用魯公紀年，是依附春秋的。如桓二年云：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惠卽魯惠公，記晉事用魯公，是左傳依附春秋的。又如閔二年云：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在閔公年內記未來的僖公時事，而且將二年的事記在一起。又如僖五年晉滅虢云：

「童謠云『……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童謠明云晉滅虢爲十月初一日，何以左傳後補了一句「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說是十二月初一日晉滅虢。按春秋於本年祇載「冬，晉人執虞公」，而未有月日，但上文有「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九月初一日爲戊申，而十月初一日決不是丙子，因九月爲

二十八天，若以丙子爲十二月初一日，則九月大三十日十月小二十九日，十一月大三十日，則十二月初一日爲丙子。左傳記童謠言十月初一日滅虢是夏正，因晉用夏正，童子爲晉人故其謠用夏正。左傳後補充一句說十二月初一日滅虢，是依周正，因魯用周正，亦即春秋用周正，故爲依附。

左傳原文當係分國記事，如國語一樣，其正多用魯公紀年，劉歆分割左傳依春秋爲年，如閔二年記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將數十年事記在一起。如莊二十二年「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將數百年事記在一起。

春秋於僖五年記：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於僖四年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左傳於僖五年記：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又寫一段是：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薳……。」

左傳的原文當是：

「……十二月戊申……夷吾奔屈。初，晉侯使士薳二公子築蒲與屈……。」

「夷吾奔屈」緊接着「初，晉侯使士薳爲二公子……」。劉歆把牠分割屬於兩年，乃造了「五年春王正月……」以爲一歲之首。又看見春秋記申生之死在五年春，不知魯用的周正與晉用的夏正異，乃造以「以申生之故來告」，以赴告到魯之日爲申生的死日，這是劉歆分割的破綻。

春秋本不是大了不得的史書，但有公羊穀梁的附翼，春秋始爲神奇。左傳本是史書，

不傳春秋，西漢的學者因而不重視左傳，劉歆欲立左傳於學官，被當時反對的無結果，劉歆於是「引傳文以解經」（漢書劉歆傳）及「歆治左傳，傳其春秋」（五行志）乃竄入了解經的話，以爲摩登。如隱元年說：

「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解釋春秋的「春王正月」一句。王正卽周正，王字下加周不成詞。其中的「故書」「故不書」「凡」等例，皆劉歆所加的。如：

1. 春秋文三年「雨螽于宋。」左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按漢書五行志云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歆以爲螽爲穀災，卒遇陰賊，隊而死也。」「隊而死也」一語，非劉歆竄入而何？

2. 春秋莊二十九年「秋，有蜚。」左傳云「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左傳

隱元年云「有蜚，不爲災，亦不書。」五行志云「嚴公（莊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攀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

不爲災，不書。」說」是左傳的注解，劉歆說「性不食穀」即隱元年的「有蜚，不爲災」，「食穀爲災」即莊二十九年的「有蜚，爲災也。」而「凡物不爲災，不書」七字，是劉歆解左傳語，今竄入左傳本文中。

3 左傳成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漢魏遺書鈔引左氏膏肓云「說左氏傳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說左氏傳即解左氏傳的書，其注解而在今本左傳的本文中。

乙 左傳的作者

A 作期

左傳最末的一段有「悼之四年……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有魯悼公有知伯之亡，而且有「趙襄子」，「襄子」爲死後的諡法，趙襄

子死於周威烈元年，是左傳之作期在周威烈王元年以後。

左傳莊二十二年陳完之卜爲「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按史記田完世家，由陳完至桓子無字爲「五世」，而桓子無字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乃是「其昌」。至襄子爲「八世」，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都邑大夫，乃是「莫京」了。是其卜全應。但襄子後二世，太公和代齊爲諸侯，其卜應有一句「十世爲侯」，其卜祇言八世而未言十世，是左傳的作者見到陳完八世之盛，而未見到十世爲侯。田和爲侯在周安王十六年，是左傳係周安王十六年以前作。

左傳閔元「畢萬蒞仕於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已見魏有列爲諸侯的可能了。昭二十八年云「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不說其長有後於魏，而說其長有後於「晉國」，是魏尙未列爲諸侯。按魏斯爲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左傳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產生。

左傳中如：

魯季氏的「敬如君所」

齊田氏的「五世其昌，八世莫京」

周室的「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在周威烈王初年以前的預言都應了，但：

魯季氏「季氏亡則魯不昌」

孔子說趙的「趙氏其世有亂乎」

衛遷帝丘的「卜曰三百年」

在周威烈王初年以後的預言都沒有應。可知左傳的作者是周威烈王初年人。

B 作地

左傳對於晉事記載特詳，晉居第一占百分之二十六，楚占百分之十七，魯占百分之十三，齊占百分之九，吳占百分之二，秦占百分之一餘。左傳中晉事獨詳，可說晉國人的作品，再就其環境觀察，春秋記魯爲詳，而魯的四週如滕薛邾莒小國比秦越大國占的地位

大可知春秋是近於滕薛邾莒遠於秦越的作品。國語爲楚地產，有吳語越語而沒有秦語。左傳有秦而沒有越，就近詳遠略而言，左傳是近於秦國遠於越國的作品，當是晉國的產物了。

左傳記載多就現狀，而推源其歷史的惟晉，如桓二年云「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役生，命之曰成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這樣推本探源的記載在左傳中惟一晉，在國語中惟一楚，國語爲楚人作，左傳當係晉人作了。

左傳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之田以爲三縣……魏戊爲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皆舉親也……』仲尼聞

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他袒魏太甚。周威烈王初年，晉為韓趙魏三家分掌其勢，左傳的作者，在晉的魏勢力之下生活的，故為袒魏，並且拉了孔子作招牌。

C 作者

左傳作者的本能，係長於文學，長於軍事，長於卜易，長於詩，但在孔門中惟有子夏，長於文學（論語先進），長於軍事（孟子韓詩外傳），長於易（說苑），長於詩（論語八佾），是左傳作者的本能，子夏俱有了。作者的環境，是與孔子有關，與魯季氏有關，曾到過楚，記晉事詳，袒魏太甚，這種環境子夏俱有。子夏為孔子弟子，故於其批評處，多用「仲尼曰」；子夏為莒父宰，是季氏當道，故捧季氏的場很多；子夏隨孔子至楚，在陳絕糧，故左傳中知楚方言；子夏為魏文侯師，故詳晉而袒魏。

就傳說中子夏與春秋關係不少。史記孔子世家「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公羊傳隱元年疏引閔因絺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寶書。」十一經音訓引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滕親受，無不精究。」公羊傳隱元年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子夏曰春秋之紀……」公羊傳序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於公羊高……」這些固有晚期作品不足據，或有附會的，但春秋何不附會於他人，而只附會於子夏，是子夏與左傳少不了關係。

就第三者見證言，國語魯語「吾聞之先姑……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即左傳文二年的「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左傳昭三年「君子曰……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而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晏子之說……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蚤絕其姦萌即亂庶遄已。左傳係君子引詩作斷，而韓非直以爲子夏語，可知左傳爲子夏作。

春秋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子魚曰『君未知戰，勁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春秋繁露俞序「敵國不可狎……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風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春秋繁露以春秋上所載戰敗而且小的宋，記在戰勝而且大的楚國上面，爲「宋公及楚人戰於泓。」牠以爲係宋襄公不厄人，故春秋貴之，而記在楚人上。但左傳以「障而不列，阻而鼓之。」重人事，而不講「由其道。」春秋繁露以爲此係子夏的春秋，是左傳爲子夏作。

二 公羊

甲 內 容

公羊傳可說是春秋的注解，牠以爲春秋中一句一字，均有微言大義在內，如：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綵。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贈之。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隱元年）

牠有逐一名詞爲解釋的，如：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曷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隱元年）

也有解釋一個字的，如：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暨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隱元年）

「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僖二十八年）

牠以為這都是有褒貶在內，如：

「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僖十七年）

十七年）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公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隱十年）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隱五年）

但牠常有附會的，如：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

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莊十年）

楚是夏民族的昆吾氏族，號爲楚，居於衛國附近，遺址有「楚丘」及被周公所敗，乃南下至許昌，後至湖北南漳縣的荆山，故亦號爲荆。九州係夏氏族「仇猶」的音轉，實指其地名州，是春秋末年的事。其州名多取於國，如冀州卽晉獻公所滅的冀國，袁州卽古奄國，徐州卽徐國，揚州卽揚越之揚，而荊州當爲荊國。公羊以荆爲州名係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罪也……」（隱元年）

按左傳隱元年云「大叔出奔共」並未言殺。隱十一年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是大叔段並未被殺，以克解殺係誤。

「冬，築微。大無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復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莊二十六年）

這是「冬，城微」爲一事，「大無麥禾」又爲一事，古書未有標點，於是彊二事爲一

事。

牠也有闕疑的地方，如：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元年）

「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桓九年）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桓十四年）

乙 作者

公羊傳係山東人作，其中所表現的方言，多齊人語，如：

隱二年「始滅防於此乎。」何休注「防，適也。齊人語。」

隱五年「登來之也。」何休注「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

桓五年「卒之悻也。」何休注「悻者，狂也。齊人語。」

公羊表現的時代，多是秦漢以後的，如：

隱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大一統」國家，乃是秦始皇以後事；「大一統」的曆法，乃是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後事。

莊十年「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

以戎狄與中國對稱，乃係戰國末及秦漢時事。

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郈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

血社也。」

氏族社會風殺人作祭，春秋時邊地落後的民族尙存此風，左傳云「邾文公用郈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在春秋時中原人的人道主義發生，於是譏其殺人作祭爲不當。時至秦漢靠近中原的落

後民族，亦少用人作祭，於是將「用」解爲「叩其鼻以血社」，子魚與公羊都就其現時社會習慣言，而未明白中國的社會史。

阮元公羊傳校勘記序云「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母子都……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稱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是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高子」、「魯子」等，是胡母子都採取公羊沈司馬女北宮高魯七家之說，並非只採公羊一說，不應名爲公羊傳。牠在桓六年子同生條下引「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條下云「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而俱至者與」，公羊的話甚簡，而且爲疑問詞，是應名爲胡母傳。因集各家之說，應名「胡母集解」。

總之，公羊傳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很好的修詞學，欲依據公羊傳而研究春秋，對於春傳本身上增加了不少的污點。

三、穀梁

穀梁傳之解釋春秋較公羊更糟。如：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隱元年）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桓元年）

牠以「春王」二字爲名詞，牠說「桓無王……其曰無王何也？桓以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以「王」字爲褒貶。在春秋時有夏正殷正周正之正，魯爲周民族使用周正，所謂「王正月」卽「周正月」。左傳於隱元年有劉歆加入一句「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是以王正月爲周正月的。穀梁以王爲褒貶非是。

春秋定元年「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依左傳晉執宋仲幾是正月事，是春秋的「三月」當係「正月」之誤，而穀梁於誤字則強解云「不言正月，定無正

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

牠的解釋春秋，有的等於不解，如桓二年云：

「公及鄭伯盟于越」……越，盟地之名也。」成六年云：

「取鄆，鄆，國也。」

有重複語，如襄二十四年云：

「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而首句的「五穀不升爲大饑」與末句「五穀不升謂之大饑」爲重複，不惟此，而成八年與成九年解釋「來媵」語全重複：

「衛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牠所記的事實往往與左傳不附，如僖四年楚人答齊昭王不返之故，左傳云「君其問諸水濱」，穀梁作「我將問諸江」，僖十年晉獻公太子申生的自殺，左傳說是「縊」

穀梁云「刳脰」

牠有附會事實的，如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而「宋災」與「伯姬卒」本爲兩事，而牽爲一事，說「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所謂「宋災」當不是只是「伯姬舍失火」而「伯姬卒」也不必是「火而死」。又如昭十四年齊慶封罵楚靈王「軍人粲然皆笑」在楚靈王嚴威的儀式下，決不會軍人皆大笑的。又如在成元年「冬十月」下插入「季孫行父禿……」一段，以左傳及史記晉世家較，穀梁非是。

牠的作期不早，如：

桓七年引「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尸子爲商鞅師，是其書在尸子後。

昭八年云「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仁義二字連文爲孟子提出，穀梁有「仁義」二字，則穀梁在孟子後。

文十一年說長狄「身橫九畝」這種神話放大，是去其時甚遠。

成十年云「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在漢儒三從四德後產生的。

僖元年魯公子友獲莒挈事云「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這完全用荆軻刺秦始皇的故事。

牠對於吳狄莒方言尙明瞭，如：

襄四年「仲孫蕞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現在蒙古語謂大平原爲太鹵。

昭五年「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賁泉。」狄人謂賁泉失台。」

牠知蒙古語，是靠近蒙古地方的人，水經注「博陵有穀梁城」，博陵在河北深縣，戰國時屬趙。又就三傳同音異字言，左氏公羊相差太多，公羊穀梁相差爲少，以公羊爲齊人，穀梁爲趙人，左氏 晉人，齊趙爲鄰，故穀梁與公羊異字較少。

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

傳孫卿（孫卿趙人），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

按隱五年初獻六羽條引穀梁子曰，是其書非穀梁作，係漢人祖穀梁之說而作的。

左氏解經語係劉歆加入的，但對於經亦不得其解。三傳對於經的功，公羊爲首，穀梁次之，劉歆加入左傳中的爲最下。總之，春秋是一部編年的簡史，用三傳解經的語觀春秋，越看越不清楚了。

春秋學的派別，春秋學可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學及古文學兩派。

西漢初年，春秋分爲五家，爲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據漢書藝文志說，「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五家去二而爲遺留到現在的三傳。這三傳，左傳屬於古文學，公羊傳屬於今文學，都非常明確；穀梁傳，從來學者都以爲屬於今文學，自崔適春秋復始倡「穀梁氏亦古文學」之說，於是穀梁傳的學派遂成疑問。

左傳的傳授，據別錄「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受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提八卷授虞卿。」（王應麟考證引）

經典釋文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魏文侯相），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御史大夫張禹。」

但吳起曾爲曾參學生（史記吳起傳），並非吳起授左傳於曾申，因左傳非左丘明作。曾子與春秋左傳無關，上未受左丘明之傳，下未授給吳起，吳起至魏爲子夏學生（史記儒林傳），於是從子夏學春秋。子夏的左傳未完成，吳起由魏帶至楚加以補充，傳其子吳期，吳起卒後四十餘年，楚鐸椒就吳起家傳的左傳，採取成敗，作了抄提八卷，名曰鐸氏微（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鐸後七十餘年，趙相虞卿至楚，又就吳起家傳左傳，作了一部虞氏春秋，虞後十餘年，趙人荀卿至楚，始將左傳傳於北方。荀卿傳張蒼，張蒼至漢而傳

於賈誼。

漢書儒林傳說：「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授，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又漢書劉歆傳說：「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劉歆對於左傳亦算有功，但他加入解經語，失去左傳價值不少。

劉歆左傳學於賈徵。徵撰春秋條例，傳其子逵。逵受詔奏公羊、穀梁二傳不如左傳四十事，名爲左傳長義，又撰左氏解詁。又陳欽受業於尹咸，傳子元；元撰左氏同異。又鄭興亦受業於劉歆，傳子衆；衆撰左氏條例章句。此外，馬融、延篤等亦治左氏學。漢末鄭玄，初治公

羊後改治左氏，撰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三書，以駁公羊學者何休所撰的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又以所注授服虔，虔撰左氏章句，盛行於時。三國時，公穀二學已漸衰微；當時魏王肅撰左氏解，蜀李譔撰左氏傳，而尹默來敏也都治左氏。晉杜預好左傳，襲賈服舊注，成春秋經傳集解，又撰春秋釋例，流傳至今。南北朝時或宗杜注，或宗服傳，互相排擊，而左氏學遂又分爲兩枝。南朝盛行杜注，梁崔靈恩曾撰左氏降義，申服難杜；但虞僧誕又申杜難服，用以答駁。北朝，因徐遵明傳授服注，作春秋章義，故服注盛行；但杜注得杜預玄孫杜垣的宣揚，亦行於齊地。當時，如周樂遜撰左氏序義，劉炫撰春秋述異，春秋攻昧，春秋規過，張仲撰春秋義例略等，都與杜注立異。到了唐代，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左傳專用杜注，於是賈服傳注遂亡。其後陸淳繼趙匡，啖助的學說，撰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培擊三傳，以臆說解經，自成一派，已開宋學的端緒。清代治左氏學的，始於顧炎武杜解集正及朱鶴齡讀左日抄。其後惠棟撰左傳補注，沈彤撰春秋左傳小疏，洪亮吉撰左傳詁，馬宗漣撰左傳補注，梁履繩撰左傳補釋，都以糾正杜注，申揚賈服爲職志。其中的代表作，推李貽德賈

服古注輯述及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二書。清末今文學重興，左傳本身大受攻擊，章炳麟曾撰春秋左傳讀敍錄及劉子政左氏說二書爲古文文學張目，康有爲顧頡剛以左傳係劉歆割國語另撰的，但均未足掩閉今文學家的口舌。

公羊學，初始於胡毋生及董仲舒。胡毋生據徐彥公羊傳疏引戴宏序，是撰著公羊傳的一人。公羊學的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而現存的春秋繁露，也頗多公羊傳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仲舒傳、嬴公、褚大、段仲及呂步舒。嬴公傳、孟卿及睦孟。睦孟傳、嚴彭祖及顏安樂。二家都立於學官，於是公羊學又分爲嚴、顏二派。後漢時，何休專主公羊，力排左、穀，依胡毋生條例，撰公羊解詁，流傳至今。三國以後，公羊學逐漸衰落，不及左氏的盛行。南北朝時，北朝僅徐遵明兼通公羊，南朝則公穀都未得立於學官，惟沈文阿撰三傳義疏，并及公羊而已。唐代徐彥撰公羊傳疏，注取何休解詁，頗得漢學的正傳。清代治公羊學著名的，有孔廣森、公羊通義、凌曙、公羊禮記、公羊禮疏、公羊問答。曙弟子陳立、公羊正義。但多不是立場於純粹西漢今文學的見地；其憑藉公羊以復興今文學

的，當首推莊存與，存與撰春秋正辭，始宣究微言大義，不專事訓詁。存與甥劉逢祿更加鑽研，撰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又撰左氏春秋考證，以排斥左傳，於是今文學的壁壘愈益森嚴。其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戴望、王闓運、廖平、康有爲、皮錫瑞、崔適等輩出，更援引公羊大義以說羣經，甚且欲以解決政治及其他社會問題。如康有爲大同書一書，雖爲超經學的作品，然仍可視爲由公羊學引申的著作。

穀梁學，相傳始於漢初治魯詩的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傳榮廣及皓星公。榮廣傳周慶、丁姓及蔡千秋。千秋又事皓星公，以傳尹更始。更始撰穀梁章句，以傳翟方進、房鳳及子咸。又宣帝時江公孫爲博士，亦傳穀梁，以傳胡常。當時朝廷曾集經師平公、穀異、同、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劉向都傾向穀梁，於是穀梁學始漸盛。但這說，崔適春秋復始以爲不足信。後漢以來，穀梁學流行的情況，遠不及左傳及公羊。東晉時，范寧集唐、同、麋信等十數家舊說，成穀梁集解，流傳至今。南北朝時，穀梁且未得立於南朝學官。唐代，楊士勛撰穀梁義疏，以范寧集解爲主，亦未壓漢學者的願望。清代治穀梁的，不及他經之多；較著名的，侯康

撰穀梁禮證、柳興恩撰穀梁大義述、許桂林撰穀梁釋例、鍾可丞撰穀梁補注，而以鍾書爲比較詳明，然仍不是可以代替舊疏的著作。

宋學的春秋學以葉傳談經爲特色。這種風氣開始於唐趙匡、啖助、陸淳，而更可以推源到用注駁傳的范寧。宋儒說春秋的，始於孫復，復撰尊王發微，廢葉傳注，專談書法。劉敞繼之，撰春秋權衡等書，以主觀評論三傳得失。此外，如葉夢得、高閔、陳傅良諸人，不是排斥三傳，就是雜糅三傳，全非漢儒家法。其後胡安國撰春秋傳，假借經文，以論時政，更不顧經傳的原意。而張洽春秋集說、家德翁春秋詳說等亦與胡傳相似。然自宋陳深讀春秋編尊、崇胡傳以後，元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汪克寬胡傳纂疏繼之，胡傳遂佔有相當地位。到了明洪武間，取胡傳、張洽、傅合、公穀、左氏，合稱五傳。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遂直以胡傳頌爲功令。當時不從胡傳的，僅陸燾、袁仁、楊于庭數人而已。

五 禮——周禮儀禮禮記

一 周禮

甲 名稱及篇第

周禮本名周官（史記封禪書）亦稱周官經（漢書藝文志）後稱周官禮（漢書藝文志顏解古注）又稱周禮（鄭玄周禮注）周禮共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早亡，以考工記一篇補入。

乙 周禮的來源

周禮的來源有五說：（一）以為漢武帝時發現。唐賈公彥周禮義疏序周禮與廢引馬融傳說：「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

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二）以爲漢河間獻王所得。漢書河間獻王傳說：「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三）以爲河間獻王時李氏所得。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其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書經籍志則以爲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獻王補以考工記上奏。唐杜佑通典禮篇說亦同。（四）以爲與古文尚書等同時發現於孔壁。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曲禮篇引漢鄭玄六藝論說：「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太平御覽學部引揚泉物理論說：「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五）以爲與逸禮同爲孔安國所獻。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說：「孔安國周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

丙 周禮的作者

周禮有以爲周公作者，唐賈公彥周禮義疏序云：「歆獨識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斯。」鄭玄周禮注於「惟王建國」條下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但「林孝存（臨碩）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亦見賈疏）「周官晚出，東漢以後儒者多排擊，謂劉歆附益以佐莽。至宋孔氏安國父子，則直以爲劉歆所僞爲。」（十一經音訓引周官總辨。）

現在先就其周禮中所表現的而定其時代：

A 書的體例

中國古書隨筆所記，毫無系統，故無體例可言，惟周禮則有條不紊，如天官大宰：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又如地官牛人：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凡祭祀：共其享牛，救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軍事：共其犒牛；

喪事：共其奠牛；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

前者類乎尚書的鴻範，鴻範有五行係戰國年作；後者類韓非子呂氏春秋。就周禮有條不紊言，常係戰國末年以至秦漢時人作。

B 職方氏

逸周書中有職方氏一篇，與周禮夏官的職方氏文字全同，究係誰抄襲誰？不得而知。但就職方氏與禹貢比，禹貢有梁州而無并州，職方氏東北有醫無閭山，東南有會稽山，禹貢無此二山，較職方氏多出西南的梁山，西北的流沙弱水，是禹貢的作地近於西北及西南，職方氏的作地近於東北及東南。而禹貢係張儀爲秦人作，逸周書出土在河南安陽魏襄王墓中。秦靠近西北西南，魏靠近東北東南，若周禮的作者，不是靠近東北及東南人，則周禮的職方氏係抄襲逸周書職方氏的。（逸周書雖於晉時出土，但有一部尙未入土，流傳至漢，即漢書藝文志的周書是。）

C 統一度量衡

中國在秦以前，國家曾未統一過。因其民族不同，所居的地域不同，於是各自爲風，猶

其是度量衡不統一，自秦統一中國，乃統一度量衡，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法度量衡石丈尺」，而周禮秋官大行人有「同度量」，這雖是抄襲堯典的「同律度量衡」，但在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以後，況堯典係伏勝所改竄的。

D 三皇五帝

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帝原係崇拜女子生殖器，復演變為天神的上帝，詩「皇上帝，皇矣上帝」，皇為形容詞，後人誤為名詞，而且以皇在帝上，皇必貴於帝。

帝為上帝，而人間的首領為王，王係干火，即持干戈可以守火的為王，而王貴於平民，故自稱為天子，即天的兒子，復稱天王，已升格為天上的王，天王等於上帝。人王稱帝，於是有古皇古帝，而有數目為「三皇五帝」，其事很晚，秦博士始稱三皇，周禮之有「三皇」，當在秦後。

E 崇拜儒家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天官大宰)

「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地官大司徒)。

在戰國時，學術界爲儒墨道三家所分立，漢初尙黃老之學，至武帝時儒家乃大興，而曰「聯師儒」及「儒以道得民」，是漢武帝以後現象。

但牠的文法用「外內」，如天官內宰的「佐后使治外內命婦」，而不用「內外」；用「小大」，如「比其小大」，而不用「大小」；以及數目中有「又」字，如秋官掌客，則具十有二宰……銅三十有八。似爲春秋以前的文法。但數目中有時未用「又」字，如夏官「二十五人爲兩」，又用「上下」，不用「下上」，如地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露有破綻。十一經音訓有周官奇字云「六經用字，亦間有奇古者，惟周官一書獨多，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嘗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共列奇字一百八十九，似爲劉歆所故爲。而春官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左傳此段爲「故書」及「故不書」之例，乃劉歆所竄入。此周禮與左傳相同，當

是劉歆於兩書均書其事。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這種情形在中國中原春秋戰國已無，惟邊地民族尙存，此與楚詞九歌的東皇泰一「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相同。楚詞大部分產於戰國末年及秦漢，而「太一」的名詞起於漢，是楚地在漢時，遇迎神賽社，男女可以私奔。

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爲井田的遺制。漁獵社會人類尙無土地觀念，游牧社會人類對於土地的觀念尙未確定，農業社會因開墾與耕種的關係，土地的界線纔確定。但在人類對於土地的觀念未確定時，其土地屬於部落的國家的不是個人私有的。土地爲國有，租給人民耕種，以一戶爲單位，每戶給田若干畝，給田有定數，收租有定額，但田的好壞不一，不能均爲定數，於是以水田百畝，平原田二百畝，高原田三百畝。水田爲井，井像田中水道，平原田爲田，田中的縱橫水道較井爲少，高原田爲疇，疇在古文字爲閭，像

田非至一段形，國語齊語「陸阜陵墪，井田疇均」，後人誤以「井田」二字爲名，遂不可解。呂氏春秋樂成云「魏之行田也，百畝，鄴獨二百畝」，行田是國家將田可以轉移而給的，鄴爲二百畝，是漳水尙未灌溉，鄴爲平原田，故二百畝。井田在國有土地至私有土地過度期間物，春秋初年晉作轅田，先破壞其制，鄭魯於春秋末年破壞，秦於孝公時破壞。周禮尙存井田遺風，是周禮的作者在中國靠近邊地，文化遲進，井田破壞爲遲，故尙能得其大要。如秦於孝公時始破壞井田，呂氏春秋樂成對於魏之行田，尙知一二，魯在春秋末年始用田賦破壞井田，孟子對於井田的「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成了理想制了。

地官調人「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這種有仇不報而遠避，其人柔弱可知，不似秦晉燕趙之風。

劉歆乃楚元王之後，楚元王係漢高祖同父異母少弟，漢高祖六年封爲楚王，王薛郡

東海彭城，景帝又封元王子富爲休侯，富於楚王戊叛時奔長安，其子辟彊，其孫德，德子向，向子歆。是劉歆原爲楚人，漢武帝徙閩越人於江淮之間，楚與爲鄰，染其柔弱之風，故休侯使人諫楚王戊。王曰：「季父不吾與，我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故劉歆有避讎之論。劉歆之與王莽，可謂爲「從父兄弟之罪」，應「不同國」，但在調人又云：「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以殺人而義雖不同爲一國之人，亦可勿讎，隱以王莽代漢爲義，而不願與王莽爲讎。故不避漢高祖諱而稱「邦」。

夏官大司馬云：「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

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夏官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秋官大行人云：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九洲之外，謂之蕃國。」

夏官大司馬與職方氏均爲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級，而秋官大行人則爲侯甸男采衛要蕃七級，而且「要服」與大司馬職方氏不同。地官調人「勿讎，讎之則死」，而秋官朝士云「凡報仇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又爲矛盾。

周禮原名周官，係記載周代的官制，如世本之記載貴族世系同，劉歆欲佐王莽改革官制，於是根據左傳等書，已行過的事實，及理想的，改竄周官。左傳哀十一年「則有周公之典在」，國語魯語「則有周公之籍矣」，劉歆乃根據周公典籍之名，於其「末年乃知

周公致太平之道，迹其在斯。賈序引馬融傳，荀悅漢紀成帝篇云：「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爲周禮，王莽時奏以爲禮經，置博士。」釋文序錄亦云：「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爲國禮。」漢書食貨志：「莽每有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這就是劉歆改周官爲周禮的證據。王莽用其形勢於前，王安石襲其大意於後，殊不知此爲劉歆的烏託邦理想制，用之於實際則敗。

二 儀禮

甲 儀禮的名稱及篇第

禮是甚麼起於人情，禮記問喪云：「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人情是沿習慣而來，禮記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昏義云：「夫

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因爲人類的舉動，是依着生活爲轉移的，在某種生活之下，其舉動大致相同，因其地域的關係而有小異，於是成爲習慣，則各自爲風，目其已成習慣的舉動則爲禮。」

禮字在古文字從示從豐，示爲祭示，豐爲於俎豆上陳列許多物品。儀字從人從義，義係宜字假借，宜字係於宗廟內俎豆上陳列物品，其旁加人，並不是將肉等放置在神前卽算完是，還要舉行拜禱儀式，是儀爲儀式，但禮中已含儀在，加儀則爲複文。後以禮爲理論，儀爲規則，遂分爲二。

儀禮的書名，在古祇稱爲禮，又稱爲士禮，又稱爲禮經的。漢書藝文志又謂爲禮古經，洪适隸釋載熹平石經有儀禮殘石，晉元帝時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有儀禮九卷。當是後漢學者以儀禮每篇首冠有禮字儀字，如士冠禮首爲「士冠禮，筮於廟門」，士昏禮「昏禮下達」，惟大射儀篇則云「大射之儀」，故取以名書。但按儀禮篇首禮多於儀，何以不名禮儀，而名儀禮，漢書藝文志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或者古

書儀較禮爲多，故名儀禮。

儀禮凡十七篇；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卽大戴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士喪禮第四，既夕禮第五，士虞禮第六，特牲饋食禮第七，少牢饋食禮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禮第十，鄉射禮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儀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大夫禮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二曰戴聖本，卽小戴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士虞禮第八，喪服第九，特牲饋食禮第十，少牢饋食禮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禮第十三，既夕禮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大夫禮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三曰劉向別錄本，亦卽鄭玄所注現行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既夕禮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有司徹第十七。這十七篇的次第，普通因鄭玄儀禮註盛行於後世，所以多主劉向別錄本。

乙 儀禮的作者

儀禮的作者唐賈公彥儀禮疏主張周公作，他說：「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清皮錫瑞他以儀禮曾經孔子修改過的，他說：「檀弓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亦出於孔子可知。」皮氏所撰的經學歷史亦堅持這說，「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補增，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見經學開關時代章）

儀禮的時代，現就各篇的內容言，賈公彥疏引鄭目錄，對於各篇均有解釋，茲擇錄於左：

- 1 士冠禮 「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 2 士昏禮 「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
- 3 士相見禮 「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
- 4 鄉飲酒禮 「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
- 5 鄉射禮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州序之禮。」
- 6 燕禮 「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
- 7 大射禮 「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
- 8 聘禮 「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
- 9 公食大夫禮 「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
- 10 覲禮 「覲，見也。諸侯見天子之禮。」
- 11 喪服 「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

12 士喪禮 「士喪其父母，自始至於既殯之禮。」

13 既夕禮 「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

14 士虞禮 「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

15 特牲饋食禮 「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廟之禮。」

16 少牢饋食禮 「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

17 有司徹 「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饋尸於堂之禮。」

上除士喪禮與既夕禮爲一，少牢饋食禮與有司徹爲一外，共十五類。自一至五爲人民的，自六至十爲政府的，自十一至十七爲關於死祭的。

此十五類中沒有生子禮，其寫成的時期去古不遠，對於子孫的觀念尙不注意。而子女到了成年時期，要舉行一種儀式，方加入成人人類，而享受權利義務的平等待遇，這種儀式在原始社會已舉行，但儀禮中祇有「士冠」而無「女笄」，這是男系社會發達到極盛時期寫成的。再各種禮太繁，係封建社會濃盛時期產品。

就其文法而言，數目中有「有」字，如公食大夫禮「若十有一」，覲禮「壇十有二尋」，特性饋食禮「魚十有五」，少牢饋食禮「魚十有五」等，均係春秋末年以前的文法。

鄉飲酒禮 鄉射禮 燕禮 均云「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以周南放在召南的前面，係孔子所爲，是儀禮產於孔子以後。但鄉飲酒禮有「樂南陔白華華黍……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有臺，笙由儀」，燕禮「奏南陔白華華黍……笙由庚……崇丘……由儀」，而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均亡，鄭玄注云「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但詩小雅六月序云：

「……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澤恩乖矣。」

在作詩序時，南陔等六篇尙未亡，詩序一爲毛公作，一爲衛宏作，而詩小雅中尙有白華一篇，鄭玄以其亡者，以詩序列白華在魚麗後，南有嘉魚前。是六月的詩序係毛公作，毛公係西漢初年人，其時此六篇尙未亡，而司馬遷以詩爲三百五篇。是在司馬遷時，此六篇已亡。是儀禮之作，只在司馬遷以前。

四庫全書總目云「儀禮文古義奧，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序云「儀禮最爲難讀」，此種「文古」「難讀」正表示着時間爲早。是儀禮係春秋末年物。

儀禮中喪服一篇係西漢物，因其中有三年之喪，三年之喪爲孔子所提倡，是喪服在孔子後。數目中無「又」字。如「若十一升」不爲「若十有一升」係戰國以後的文法。而且有一「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傳曰「齊者何？緝也。」與公羊穀梁的體例同，爲漢代的作品。此外如各篇之記：

「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以後，即記矣；鄉飲酒禮，自記鄉朝服而謀賓介以後，即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以後，即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於寢以

後，即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記矣；覲禮，自記几俟於東箱以後，即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記矣；士喪禮，自記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之記也；既夕則啓之听以後，即既夕之記也。

（十一經音川引熊朋來語）

此種記有引孔子話以爲解釋，有記事實以補其缺的（如褚少孫之補史記），是記有漢人作品在內。

論語有鄉黨一篇，記孔子實踐禮的舉動，儀禮即沿此而作。禮記中多記曾子言禮事，禮儀或爲曾子之徒所作。

三 禮記

甲 禮記的名稱及篇第

漢書藝文志禮家有「記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禮記正義引鄭玄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文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引晉人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清人多不贊成有小戴刪大戴之事，戴震以劉向別錄已說禮記爲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橋仁（漢成帝時人）已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東原集大戴禮記目錄後語）錢大昕以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禮記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數目，故以小戴記非刪自大戴記而成（二十二史考異漢書考異）陳壽祺以大小戴記對於漢書藝文志所說記百三十一篇，各以己意選取，所以互相異同（篇目每多相同，篇內文字也各有詳略）並非「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左海經辨）禮記係儀禮的注解及補遺的叢書，因爲儀禮的補記，故名禮記。

禮記共四十九篇。其篇目爲：曲禮上第一，曲禮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

第五，月令第六，曾子問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禮運第九，禮器第十，郊特牲第十一，內則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喪服小記第十五，大傳第十六，少儀第十七，學記第十八，樂記第十九，雜記上第二十，雜記下第二十一，喪大記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經解第二十六，哀公問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仲尼閒居第二十九，坊記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記第三十二，緇衣第三十三，奔喪第三十四，問喪第三十五，服問第三十六，閒傳第三十七，三年問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壺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冠義第四十三，昏義第四十四，鄉飲酒義第四十五，射義第四十六，燕義第四十七，聘義第四十八，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目錄的解釋，鄭玄引劉向別錄於禮立九大目，以維此四十九小目，一通論，二制度，三明堂陰陽記，四喪服，五世子法，六祭祀，七吉禮，八吉事，九樂記。茲依此九類，將鄭玄目錄的解釋列左：

A 通論

有檀氏。
檀弓上

檀弓上

「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

4 檀弓下 「義同前編，以簡策繁多，故分爲上下二卷。」

9 禮運 「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

13 玉藻 「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

16 大傳 「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18 學記 「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

26 經解 「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

27 哀公問 「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諡顯之也。」

28 仲尼燕居 「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

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

29 孔子閒居 「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

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

30

坊記

「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

31

中庸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

昭明聖祖之德。」

32

表記

「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

33

緇衣

「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

41

儒行

「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

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42

大學

「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

B 制度

1

曲禮上

「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說

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

2 曲禮下 「義與前編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5 王制 「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

10 禮器 「名曰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

17 少儀 「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少威儀。少猶小也。」

30 深衣 「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

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

C 明堂陰陽記

6 月令 「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

章也。」

14 明堂位 「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

D 喪服

7 曾子問 「名曰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

- 15 喪服小記 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
- 20 雜記上 「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
- 21 雜記下
- 22 喪大記 「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
- 34 奔喪 「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歸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與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
- 35 問喪 「名曰問喪者，以其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
- 36 服問 「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
- 37 閒傳 「名曰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誤重所宜。」
- 38 三年問 「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
- 49 喪服四制 「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

8 文王世子 「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

12 內則 「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

F 祭祀

11 郊特牲 「名曰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

23 祭法 「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

24 祭義 「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

25 祭統 「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

G 吉禮

40 投壺 「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亦實曲禮之

正篇也。」

H 吉事

43 冠義 「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

義。」

44 昏義 「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

45 鄉飲酒義 「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

46 射義 「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

47 燕義 「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

48 聘義 「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

I 樂記

19 樂記 「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

乙 各篇的作期

禮記四十九篇，不是同一時代同一地方一個人作的，而欲一一考出其作期作地作者則甚難。茲就其大者言之於左：

檀弓有曾申曾元申元爲曾參子，檀弓當中元後。但檀弓「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夫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按墨子明鬼下有禹誓，尚書中有甘誓，爲夏人之誓，而何云「殷人作誓」而「始」以殷爲作誓之創始呢？這是由於見湯誓而未見到禹誓（卽甘誓的）。禹誓係受墨子主張有鬼論造禹誓以證其事，伏勝不察，列於尚書改爲甘誓，是檀弓尚在墨子伏勝前，爲戰國時作品。

曲禮「羹之有采者用桮，鄭玄注「桮，猶箸也。」左傳的「染指而出」是尚用手抓食，漢冥竈上有刀有斂（兩齒）有杓而無箸，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鄭玄未注，是在漢時用箸已普遍了，鄭玄不明用手意故未注。王制正義云「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月令正義引鄭玄目錄云「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正義又列出四證，以一月

令爲呂不韋創作，二太尉爲秦官，三以十月爲歲首爲秦制，四以服飾車旗與周不同。

此外如曾子問有「老聃」，老聃爲戰國末年人。禮運有「五行」，五行爲墨子所倡，鄒衍推而廣之。郊特牲有「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貓爲家畜亦戰國末年事。內則「凡女拜尙右手」，正義云「女拜尙右手者，右陰也。漢時行之也。」祭義有「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按二句係小雅小宛，小宛序云「大夫刺宣王也。」孔子閒居有「詩曰『嵩高維嶽……』此文武之德也。」鄭玄注「此宣王詩也。」嵩高序「美宣王也。」是祭義尙未見到衛宏小宛序而見到毛亨嵩高序。經解有「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三句係易繫詞文，繫詞係漢初人作，經解引繫詞，當在其後。」中庸有「今天地……載華嶽而不重。」爲陝西人的觀念，亦西漢都於長安之政。緇衣有「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詩作萬邦，緇衣改邦爲國，係避漢高祖諱。」

總之，禮記除檀弓爲戰國時作品外，餘皆爲西漢時物。

丙 禮學的派別及傳授

經典中的三禮，周禮爲古文學，儀禮爲今文學，禮記爲古今文均有。但三禮所說，多屬典章制度，在諸經中較難研究；加以漢末鄭玄兼注三禮以來，三禮之綜合的研究因之而起；所以禮學的派別不能如其他經典之能顯然的劃分。現在就可分的分述於下，其不可分的條舉其重要的著作。

禮在漢代，顯分爲古今文學兩派。西漢初年，所謂禮經，僅有今文學的儀禮十七篇，由魯高堂生傳授。高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撰曲臺后倉九篇，見於漢書藝文志。儒林傳稱爲后氏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德從兄子聖及沛人慶普，於是儀禮分爲大戴、小戴、慶氏三家。據漢書藝文志，三家在當時都立於學官；但據後漢書儒林傳，今文學十四博士不數禮慶氏而數易京氏，則慶氏禮是否立於學官，亦頗成疑問。其後慶普傳夏侯敬，敬數傳至曹充，充傳於其子褒，有名於當時。這是禮儀慶氏學派。戴德傳徐良，這是儀禮

大戴學派。戴聖傳橋仁及楊榮，這是儀禮小戴學派。據隋書經籍志說，「三家雖存並微，則當時禮學已漸衰落。到了東漢末年鄭玄，於注儀禮以外，兼及周禮與禮記，於是三禮的名稱纔始成立。鄭玄在學派上是一位混合古今文學的通學者，所以他所注的儀禮，於今文之外，並參考當時發現的古文逸禮；經從今文則注內壘出古文，經從古文則注內壘出今文，對於今古文字的取捨殊不一致。晉初王肅爲反鄭學的健者，其所作三禮解及儀禮喪服傳，都故意與鄭立異；又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以爲反鄭專著之聖證論的根據；然而王肅混合今古文學的弊病，更甚於鄭玄。晉代盛行王學。南北朝時，北朝專崇鄭學，南朝則雜採鄭、王。又當時南朝社會劃爲士庶兩大階級，所以治儀禮的，多偏究喪服。最著名的爲雷次宗，與鄭玄齊名，稱爲雷、鄭；其他見於隋書經籍志的不少，蔚爲一時特殊的風氣。唐代賈公彥撰儀禮義疏，以鄭注爲宗，鄭學賴以保存。宋人治儀禮的，始於張淳。淳曾撰儀禮識誤，考訂注疏。其後朱熹及其弟子黃榦成儀禮經解通解，欲以儀禮爲經，以周禮諸書爲傳，其混合三禮以談禮，史較鄭玄爲甚。元人吳澄撰儀禮逸經傳，汪克寬撰經解補佚，雜

採諸書，指爲儀禮逸文；敖繼公撰儀禮集說，且疑喪服傳爲僞作；蓋完全表現其宋學之懷疑的主觀的見地。清代漢學重興，其初反於鄭學，其繼反於西漢今文學。清初治儀禮的，以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爲最具家法。其後如吳廷華撰儀禮章句，金日追撰儀禮正譌，沈彤撰儀禮小疏，褚寅亮撰儀禮管見，胡匡衷撰儀禮釋宮，程瑤田作喪服足徵錄，任大椿撰深衣釋例，張惠言撰儀禮圖，也都放射漢學的光彩。當時最著名的著作，可以凌廷堪禮經釋例及胡培翬儀禮正義兩書爲代表。後來邵懿辰撰禮經通論，主張儀禮十七篇爲完書，則更就今文學的見地而爲學派上的鬪爭了。

周禮，當西漢末新莽時，因劉歆的提倡，立於學官。歆傳其學於杜子春。子春傳鄭興與鄭子衆。同時，歆又別授賈徽。徽傳其子達，奉詔作周官解詁。其後衛宏、馬融、盧植、張恭祖等，都治周禮，有所述作。及鄭玄出，先後受學於張恭祖及馬融，撰周禮注，與儀禮注、禮記注合稱三禮注，盛行於當時，集漢代禮學的大成。晉代禮學以王肅爲主，但鄭玄周禮注仍爲學者所宗。經南北朝以至隋唐，鄭學迄未衰落。唐賈公彥撰周禮義疏，一本鄭注，於是鄭學

益有獨尊之勢。到了宋代，王安石撰周禮新義，頒爲試士的標準，周禮學始漸變。王昭禹繼之，撰周禮詳解。此外，鄭伯謙撰太平經國之書，王與之撰周禮訂義，以論議見長，而略於典章。而俞廷椿撰復古編，陳友仁撰周禮集說，吳澄撰周禮敍錄，欲從五官中以補直冬官，更完全爲宋學改經的習氣。清代以考證學爲正統，故周禮學復反於漢。當時專究制度的，如沈彤的周官祿田考，王鳴盛的周禮軍賦說；專究製作的，如戴震的考工記圖，阮元的車制考，都是名著。清末，古文學家孫詒讓撰周禮正義，詳密審慎，學者以爲出於舊疏之上。

禮記一書，爲小戴所纂集，所傳授，則大概沒有疑義。禮記學的傳授，沒有明文可錄。惟後漢書橋玄傳，橋玄七世祖仁曾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則橋仁於傳授小戴禮儀學之外，又兼傳其禮記學。又後漢書曹褒傳，褒傳父充慶氏禮，又傳禮記四十九篇，則曹褒於傳授慶氏儀禮學之外，又兼傳小戴的禮記學。隋書經籍志以爲「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則禮記一書，實自鄭注行世後，而始與儀禮、周禮並稱三禮；在漢代諸經中，最無學派可說。南北朝時，爲鄭注作義疏的，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唐孔穎

達敕修禮記正義，亦宗鄭注，而以皇氏爲本，以熊氏爲輔。孔序批評熊、皇二書，以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僭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但孔氏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所以四庫總目提要又以爲孔氏「務伸鄭注，不免有附會之處。」總之，禮記學，從漢到唐，都以鄭注爲中心。宋人治禮記的，始於衛湜。湜撰禮記集說，採摭各家經說凡百四十四家，頗稱該博，但不甚精密。元吳澄作禮記纂言，重定篇第；陳澧作禮記集說，務求淺顯；於是鄭注中心之禮記學漸變。明永樂中，胡廣等敕修禮記大全，廢棄鄭注，襲用集說，古義遂荒。清代漢學以考證爲主，禮記的研究不及儀禮、周禮之盛。杭世駿撰禮記集說，雖稱浩博，但不免泛濫；朱彬撰禮記訓纂，較爲簡約，然亦不及胡培壺儀禮正義、孫貽讓周禮正義的詳審。及今文學崛起，禮記各篇中的微言大義始爲學者所重，康有爲撰禮運注，皮錫瑞撰王制箋，對於孔子託古改制的深意及儒家大同的理想，爲大膽的宣揚。孫中山採禮記禮運倡爲大同的學說。

三禮經典本身的學統本不相同，但自從鄭玄兼注三禮以來，三禮之兼治的風習與

禮學之綜合的研究，遂爲歷代經學家所沿用。最初繼鄭玄的方法而爲反鄭學的運動的，是晉初王肅。肅曾撰三禮解，與鄭立異。南北朝時，兼治三禮的學者更多；最著名的，有徐遵明、劉獻之、沈重、李炫、熊安生、何佟之、王儉、何承天、崔靈恩、嚴植之、沈文阿、戚袞諸人。唐代孔穎達撰禮記正義，賈公彥撰周禮義疏及儀禮義疏，都以鄭注爲主，三禮學復定於一尊。宋代，朱熹撰儀禮經傳通解，欲混同儀禮、周禮諸書，作禮學之綜合的研究。陳詳道撰禮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稱其詳博；然中多掇擊鄭學，蓋完全宋學家的習氣。清初治三禮的，有徐乾學、萬斯大、毛奇齡、李光地、李光坡、方苞等，然或失之雜糅，或失之武斷。及江永撰禮經綱目，秦蕙田撰五禮通考，始具備漢學家法。但三禮來源不同，綜合研究，殊不易易，所以這方面的成功作品仍不多見。

六 爾雅

甲 爾雅的名稱及篇數

漢書藝文志有「爾雅三卷二十篇」注引張晏云「爾，近也；雅，正也。」劉熙釋名云「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按爾訓爲近，而爾爲邇字古文，邇爲近。

漢書藝文志云「爾雅三卷二十篇」今爲十九篇，係

- | | | | | | | | |
|-------|-------|-------|-------|-------|-------|-------|-------|
| 1 釋詁 | 2 釋言 | 3 釋訓 | 4 釋親 | 5 釋宮 | 6 釋器 | 7 釋樂 | 8 釋天 |
| 9 釋地 | 10 釋丘 | 11 釋山 | 12 釋水 | 13 釋草 | 14 釋木 | 15 釋蟲 | 16 釋魚 |
| 17 釋鳥 | 18 釋獸 | 19 釋畜 | | | | | |

這十九篇較漢志是佚了一篇。

乙 爾雅的作期

爾雅的作期，舊說分爲三派：

- 1 西周時周公作 張揖進廣雅表云「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

其義。」史記補三王世家索隱云「相傳周公作爾雅以教成王。」

2 春秋時孔子及其弟子作 西京雜記載揚子雲云「爾雅者，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釋六藝者也。」張揖進廣雅表云「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又云「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

3 西漢時叔孫通梁文作 張揖進廣雅表云「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祁郡梁文所考。」

周公作爾雅非是，如釋訓所釋詩小雅六月的「張仲孝友，毛傳以「張仲，賢臣也」鄭箋以「張仲，吉甫之友，詩序以「六月，宣王北伐也，」張仲爲周宣王時人，爾雅釋「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是爾雅之作，更在周宣王以後，何得云周公作。又如釋訓的「赳赳，武也，」爲周南兔置文；「烝烝，作也，」係魯頌泮水文。「惕惕，愛也」係陳風防有鵲巢文，「慤慤，媿媿，安也」係秦風小戎及魏風葛屨文；以至引原句「有斐君子，終

不可諉兮」係衛風淇澳文。這些詩均在周公後。

以爾雅爲孔子作亦非是，如論語陽貨「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假使其時有爾雅在，應云「小子何莫學夫爾雅，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因爾雅記草木鳥獸之名較詩爲多，孔子不言爾雅而言詩，可知爾雅在孔子時尙未產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釋天『暴雨謂之凍』釋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辭之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焱』釋蟲云『萑藜蝻蛆』此取莊子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漢大出尾下』此取列子文也釋地四極云『西王母』釋畜云『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鱧；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鷦鷯』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印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蹙』此取呂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云『河出崑崙虛』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云『天帝皇王后辟公』又云『洪廊宏溥介純夏幘』釋天云『春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文也；釋鳥曰『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這些書

都在春秋後，當非孔子作。

云爲叔孫通作，在時間上亦屬可能，如釋詁以皇爲君在秦始皇後。再就其體例言，春秋戰國人之釋文是有目的的，如論語顏淵「政者，正也」係「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尸子廣澤的「天帝后皇辟公弘廊閎博介忼夏幪蒙贖販，皆大也」係「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克，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圍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弁，弁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廊閎博介衷夏幪蒙贖販，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爲書而釋書，其時在西漢，如公羊穀梁之於春秋，十翼之於易，爾雅亦在其例。但公羊穀梁十翼等多依句順次爲釋，而如爾雅列類爲釋，其時又晚。

丙 爾雅表現地理的方向

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以華山在其西南，其人當在華山東北；以霍山在西，其人當居在

霍山之東，河北邯鄲附近；但以醫無閭山在其東，似爲熱河人。醫無閭山與霍山東西不相對，今假定爾雅作者在河北保定附近，故東向可稱醫無閭山，西向可稱霍山。

釋地的十藪云「燕有昭餘祁」，但職方氏以昭餘祁爲并州澤，在今山西界休縣，與北平之燕相去太遠，但淮南子地形訓以汾出燕京，是古以太原爲燕。爾雅以燕稱故地，似爾雅作者有爲燕人之嫌。

孟子言禹治水爲江淮河漢，而未言渭，是孟子居山東而不知西有渭。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而不列漢，是爾雅作者離漢爲遠，距濟爲近，居於保定似爲適宜。

釋天云「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辰……亥……子……丑」其敘述不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爲順序，而以「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爲順序，這是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卽夏正。中國用夏正，西周時的豳，春秋時的晉，戰國時的中山與魏，除魏沿用晉曆法外，而多係夏民族及靠近夏民族而用夏正的。若全中國用夏正，在漢武帝太初元以後。

爾雅之作期，釋獸「豹麕文鼠」下郭注云「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刑疏云「案漢書云『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初入關棄繻而去，至長安上書，拜爲謁者給事中，使南越爲呂嘉所殺，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號之終童。』武帝嘗得豹文鼠，終軍以爾雅辨其名，故受賜也。」按今漢書無此文，或在別種漢書中。

終軍之死在漢武帝元鼎六年以前，漢武帝之改用夏正在元鼎六年以後六年，是爾雅之用夏正，決不因太初之改元，乃係爾雅作者居於沿用夏正之地。

爾雅的名稱，釋詁云「邇，近也，」雅爲夏，是近於夏地人所作。故釋畜中的釋馬，多用土耳其方言（土耳其卽突厥爲匈奴後夏民族之一），這點日人小川琢治在中國歷史地理之研究中亦有考證（見古史研究第一集）。

爾雅的作期在漢初，作地在燕，作者我疑爲作韓詩的燕人韓嬰。史記儒林傳云「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而其歸一也。」十一經音訓引歐陽修云「爾雅……考其文理，乃是

秦漢之間，學詩者纂說，說詩博士解詁，這是韓嬰爲研究詩，乃先編詩的詞典，分類排列，雜取各書以補其缺。

中國爲大平原，宜於農業，農業社會的人民富於「仍舊貫」的保守性；加之中國內地河道不多，海岸線又不彎曲，近海島嶼不多，其島嶼上人民文化太落後，是以中國人勿須「遠遊」而形成「勿欲速」的靜的態度。因之在學術上沒有大的建設，如公羊穀梁之附會春秋，十翼之附會易，詩序之附會詩。不惟古人如此，今之研究古史者，一派以古人的書都是真的，類列其事而不加考證；一派以殷以前都是假的，歷史開首從殷代起，殷以前一概不管；甚至有研究文字學的祇憑說文，以甲骨文爲僞物，這都是些貪懶圖巧的工作。韓嬰燕人，近於匈奴，其血統有夏民族成分，夏人古號爲「長狄」，身體強健，又爲遊牧社會，其性好動，故能作此類集材料如爾雅的苦工作，而竟失其名。貪懶圖巧者出名，埋頭苦幹者失名，吾誰怨！祇好歸罪於社會之環境使然。

丁 爾雅 的 傳授 及其 派別

始爲爾雅作注的是漢武帝時健爲舍人（舍人或以爲官名，或以爲人名；盧文弨、邵晉涵、宋翔鳳、洪頤煊等主前說，錢大昕、劉師培等主後說。）其後揚雄、劉歆亦崇信爾雅，劉歆且爲爾雅作注。東漢時，注爾雅的有樊光、李巡、孫炎、鄭玄。（玄注見周禮賈公彥疏引）三國以後，有王肅、謝氏、顧氏。晉郭璞撰爾雅注、爾雅音、爾雅圖、爾雅圖讚，可謂集爾雅學的大成。南北朝時，南朝盛行雅學，撰注的有沈旋、陶弘景，撰疏的有孫炎（別一孫炎）、高璉，撰音的有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江灌，撰圖讚的有江灌。隋、唐時，曹憲撰爾雅音義，裴瑜、劉邵撰爾雅注，亦足以補正郭注。宋代，邢昺以郭注爲主，撰爾雅學。此外羅願撰爾雅翼，陸佃撰爾雅新義。但宋、元、明三代是文字學衰落時期，同時亦可說是爾雅學衰落時期。清代樸學重興，文字學爲治學入門工具，於是爾雅學突然發達。如邵晉涵爾雅義疏，又郝懿行爾雅正義，臧庸輯爾雅舊注，葉蕙心撰爾雅古注對，開爾雅輯佚學的一派。

七 孝經

甲 孝經的名稱及篇第

漢書藝文志云「孝經……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按班固所引的這三句，在今本孝經第七章，或者古本此爲第一章，因其文爲：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取其「夫孝天之經也」的「孝」與「經」二字爲書名。

今本孝經共十八章，爲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諍章第十五，感應章第十六，事君

章第十七，喪親章第十八。

漢書藝文志列「孝經一篇」，班固自注云「十八章」，但又列「孝經古孔氏一篇」，班固自注云「二十二章」，顏師古注云「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顏師古注引「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按今孝經共一千七百九十九字，是古文孝經多出一章爲七十三字。

古文孝經早亡，晉王肅僞撰古文孝經一書，又僞造古文孝經孔安國注，隋開皇十四年王孝逸購於長安，送給王劭，王劭轉送劉炫，劉炫爲之注。唐玄宗自注的今文孝經刻石流傳後，古文孝經在中國遂亡，而有流傳於日本，清乾隆時汪翼滄自日本購歸，但孔安國的傳有日人修改及附加的。

乙 孝經的作者

孝經的作者共有七說：

1 以孝經爲孔子作 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孝經疏引
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不
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白虎通德論五經篇云「孔
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三國志蜀志秦宓傳「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
孝經，廣陳德行。」

2 以孝經爲孔子弟子作 毛奇齡孝經問「此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
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
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證，此篇例也。」

3 以孝經爲曾參作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
作孝經。」

4 以孝經爲曾子弟子作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
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

5 以孝經爲子思作 困學紀聞引馮椅云「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6 以孝經爲後人傳會 孔子作 朱熹孝經刊誤後序引汪應辰云「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傳會。」

7 以孝經爲漢儒作 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是書來歷出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爲漢儒之作。」

我是同情於第七說，以爲孝經係漢儒作，但呂氏春秋察微有引「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社稷，而和其人民。』」即孝經第三章。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引「黃東發云『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以呂氏春秋爲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既引孝經，是孝經當是呂不韋以前作。

呂氏春秋固爲呂不韋集其門客作，但祇作十二紀，其八覽六論係楚漢之間人作。因

古書體例，序在其尾，十二紀後有序意一篇，即呂氏春秋序。又序意以下對秦人攻擊謾罵，非呂不韋時所應有。故自序意的「趙襄子游於囿中」以下，係後人所加，但其所加在司馬遷以前，史記呂不韋傳已言其「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察微引孝經，而察微在八覽中，爲漢人所作。況察微所引的孝經，乃係高誘的注文，誤刊爲正文的，茲錄察微之文於後：

「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

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時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

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

魯季氏與郈氏鬪雞……

牠的體例，是前舉其例，後加斷語，如楚之邊邑人與吳之邊邑人事，以及華元不饗其御爲例，在前者以「凡持國」爲斷，在後者以「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爲斷。後斷語中不引書爲證，而前斷語當亦不引書，是前斷語引「孝經曰……」爲其衍文。況此所引孝經係正文的「國必危，身必窮」二語。若以引孝經爲斷，與前面的事實不相關，故知係

注文列入正文。

呂氏春秋以注文列入正文，本有其事，如當務的「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一句，畢沅校云「案『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當復有『中藏』字，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者聖也』，疑後人以淮南之文旁注『關內』下，後遂誤正文。」

高誘注呂氏春秋曾引孝經爲釋，如：

貴生注引「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孝經第十二章。

先識覽引「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即孝經第十三章。

任數引「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即孝經第十五章。

孝行覽引「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及「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係孝

經第五章及第十六章文。

呂氏春秋不惟未引孝經，而孝經係依呂氏春秋的孝行覽而作，如孝行覽云：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

而孝經開宗明義第一章云：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

依文法先簡後繁例，是孝經襲孝行，非孝行襲孝經的。

孝行的「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即孝經的天子章。孝行的「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即孝經的諸侯章、卿大夫章。孝行的「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即孝經的士章、庶人章。而天子章較孝行、覽文法明顯，茲列具比較於後：

(孝行)

1. 故愛其親不敢惡人，
2. 敬其親不敢慢人，
3. 愛敬盡於事親，
4. 光耀加於百姓，
5. 究於四海，
6. 此天子之孝也。

(孝經)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愛敬盡於事親，
而德教加於百姓，
刑於四海，
蓋天子之孝也。

第一句第二句「惡人」「慢人」加「於」字爲「惡於人」「慢於人」第四句上加「而」一字，均爲明顯，是孝經抄孝行的。

孝經的「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而孝經開宗明義第一章演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體不可損其一支則可，其皮膚不受傷則難能，而髮亦不敢毀，則言之太過。

孝行的「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能終矣，」而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無遺父母惡名」是消極的，而「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積極的，積極的進一步當在消極後。

孝行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誘注「商湯所制法也。」是其書至漢已亡，故孝經於五刑章第十一云曰「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因商書而改爲「子曰，」若孝行抄孝經的，不應將孔子的改爲「商書曰。」是孝經在孝行後，孝經的作期，既在西漢初年，而「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以不毀髮爲孝，是距寒帶近，

距熱帶（吳越）遠，而不知其有斷髮之俗的地方人作。孝經每章末引詩爲斷，與韓詩外傳體例同，漢書藝文志又將爾雅與孝經列在一類，故疑孝經亦韓嬰作。

孝字在甲骨文未有，有從「孝」的「教」字，爲：

𡇗

爻像花紋，子爲俘擄，夕像手持鞭杖形，卽教俘擄畫陶器上的花紋。山西萬泉縣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有地穴（土牢）三十餘，其旁有燒陶器的窖，穴中有人骨甚多，是將俘擄囚於穴中，使畫陶器上花紋，卽所發現的紅底黑花陶器是。

金文中孝字甚多，而孝多用於其已死的祖先，孝爲孝敬講，如陳餅敦的「孝於叔皇」。

論語中載孔子言孝的十餘事。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十一經音訓引傅氏序略云「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是孝及孝經時間愈後，而愈見貴重。

游牧社會是賤老，如史記的匈奴後漢書的烏桓等，均言其「貴壯賤老」，現在南洋

羣鳥人尙有以其父母年老，乃使之上樹，子女抱樹搖動，其父母在樹上立足不住而墮地，子女大喜，共殺其父母食之；若其父母未從樹下墮下，仍引歸於家，數年後再爲試，至墮地食其肉而後已。農業社會是養老，是以有「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的「養老」。資本主義社會，以自食其力，子女成人後自謀生活；父母之遺產，子女不爭；父母若貧困，子女亦不贍養；中國現爲資本主義社會初期，是以時聞家庭革命之聲，故孝經一書在現在似少人過問。

孝經雖非出自孔子手爲西漢人作，又其書甚簡略，然因社會環境的關係，是以孝經在經書中占重要的地位。

丙 孝經的派別及傳授

孝經分爲漢學宋學，漢學中又分爲今文古文兩派。

西漢時，孝經學分今古文兩派。傳今文的，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五家，所著孝

經說都見於漢志。東漢時，有鄭注出現，或以爲是鄭玄所注，或以爲非是。東漢以後，多宗鄭注。南北朝時，立於學官。當時南朝治孝經的有李炫、樂遜、樊深諸人，北朝有王規、張璣、顧越諸人。唐開元間，會諸儒質定孝經鄭注及孔傳優劣，仍主鄭注。唐玄宗御注孝經，刻石太學，亦宗今文孝經，并詔元行沖撰疏。宋邢昺孝經疏，即以行沖疏爲藍本，今列爲十三經注疏本之一。清初始治孝經的，爲毛奇齡，撰孝經問，詆排宋儒的孝經學。丁晏繼作孝經徵文，更力攻古文孝經孔傳是僞書。嚴可均輯孝經鄭注，皮錫瑞撰孝經鄭註疏，都從事於鄭學的恢復。姚際恆撰古今僞書考，則以孝經爲僞書。

漢代傳古文孝經的，相傳爲孔安國，昭帝時由魯國三老獻於朝廷。西漢末，劉向曾加以校定。東漢時，許慎撰說，馬融撰注，但都早已亡佚。隋代，王孝逸得僞古文孝經孔傳，由王劭以示劉炫。炫信以爲真，爲撰孝經述義。唐開元間，劉知幾主古文孔傳，然未被朝廷採用，孔傳因而漸亡。清乾隆間，汪翼滄重得日本古文孝經孔傳本，流行國內，學者多不置信，以爲是僞中之僞。

宋人孝經學，以改竄經文爲特點，自具有宋學的面目。朱熹信古文孝經，因胡寅、汪應辰的話，撰孝經刊誤，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改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元董鼎撰孝經大義，更就朱本加以訓釋。同時吳澄又信今文孝經，撰孝經章句，仿朱熹刊誤的方法，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

八 論語

甲 論語的名稱及篇第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兩漢時代論語一書，或單稱爲「論」，或單稱爲「語」，或別稱爲「傳」，或別稱爲「記」，或詳稱爲「論語說」。單稱爲論的，如隸釋載衡方碑文「仲尼既歿，諸子綴論」

論即指論語。單稱爲語的，如鹽鐵論引論語原文，謂「語曰：百工居肆。」又後漢書邳彤傳引論語原文，謂「語曰：一言可以興邦。」別稱爲傳的，加揚雄法言孝至篇引論語原文，謂「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又漢書揚雄傳贊「傳莫大於論語。」別稱爲記的，如後漢書趙咨傳引論語原文，謂「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詳稱爲論語說的，如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原文，謂「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

現行的論語凡二十篇，爲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

論語的種類與變遷：論語在漢代，最初計凡三種：一曰魯論，二曰齊論，三曰古論。梁皇侃論語疏引劉向別錄說：「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魯論凡二十篇，也就是現行論語所根據的版本。齊論凡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兩篇；即二十篇中的章句，也較魯論爲多。關於問王一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以爲詳其名種，當

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以爲問王疑卽問玉，因篆文相似而誤。說文及初學記等書所引逸論言玉事，就是這篇的逸文。朱彝尊經義考主王說，以晁說爲傳會。陳漢章經學通論以爲禮記聘義篇有子貢問玉一段；荀子法行篇祖述其說，亦有論玉一段；王肅僞造家語，更襲錄以爲問玉解；則問王當作問玉，更得明證。古論凡二十一篇，分堯曰篇、子張問如何可以從政以下另爲一篇，名曰從政篇，所以漢志以爲「兩子張」。古論，漢志以爲出孔子壁中；隋書經籍志以爲與古文尙書同出；何晏論語集解序以爲篇次不與齊論、魯論相同；桓譚新論以爲文異者四百餘字（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這古論，何晏論語集解序以爲孔安國爲之訓解，但世不傳。

關於論語的篇數，另有一種異說。王充論衡正說篇云：「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勅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三十篇，分布亡失，

或二十二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按王說不甚簡明，但他以爲論語本有三十篇。

乙 論語的作者

論語作者的問題，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顏師古漢書注「輯與集同，纂與撰同。」則論語的編撰，漢志泛指爲孔子門人。其次，鄭玄論語序以爲係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見陸德明經典釋文鈇錄引）。論語崇爵識以爲係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則又與漢志的泛言門人稍有不同。唐柳宗元更撰論語辯，根據論語記曾子死事，以爲係曾子的弟子所作。他說：「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宋程頤以論語對曾子及有子不稱名，因以爲係曾子有子的弟子所論。

撰（見二程語錄）。宋永亨又以論語對閔子稱字不稱名，因以為出於閔氏（見經義考卷二百十一引）。而先進「閔子侍側」稱為閔子。雍也又有「冉子為其母請粟」以冉有而稱為子。

古代以「子」為高稱，而論語學而稱有若為「有子」，稱曾參為「曾子」，雍也稱冉有為「冉子」，先進稱閔損為「閔子」，與孔子弟子稱孔丘為孔子同。是論語為有若曾參冉有閔損四人的弟子；但子張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是子夏門人之門人時代的語氣，應是孔子三傳弟子，有子曾子冉子閔子再傳弟子，約當孟子時代而寫成的。在記事中有直書孔子弟子的名的，如公冶長的「公冶長」，漆彫開的「宰予」，子罕的「牢」，先進的「求」，柴，參，師，由，憲問的「憲」。在春秋時同學互稱其字而不稱名，學生對於先生的同學也稱字而不稱名。今論語中對孔子的學生稱名，當是曾子等的再傳學生，孔子的三傳學生作品。

作者不是一個人，而且不是一個地方的人，如論語對於各國的諸侯及士大夫的稱

呼是：

A 魯

1 諸侯 爲政「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八佾「定公問君使臣，」「哀公問社於宰我，」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顏淵「哀公問於有若曰，」子路「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憲問「告於哀公。」而於定公哀公不加「魯」字，似爲魯人作。

2 大夫 爲政「孟懿子問孝，」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孟武伯問孝，注「仲孫處，武諡也。」季康子問使民，注「魯卿季孫肥，康諡。」公治長「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臧文仲居蔡，注「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注「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雍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孟之反不伐，注「魯大夫孟之側，」疏「孟氏族，字反。」鄉黨「康子饋藥。」先進「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季氏富於周公。」子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季康子患盜，「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憲問「南宮适問於孔子，」注「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疏「南宮縚也，字子容，」公

治長「子謂南容」先進「南容三復白圭」。「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子服景伯以告」疏「景伯名何。孟公綽爲趙魏老。」衛靈公「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疏「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陽貨「陽貨欲見孔子」注「陽貨陽虎也」疏「名虎字貨。」微子「柳下惠爲士師。」子張「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魯的大夫多稱其諡，稱諡爲尊稱；又多稱其字，亦爲尊稱；似爲魯人作品。

B 齊

1 諸侯 顏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憲問「齊桓公正而不譎。」季氏「齊景公有馬千駟。」微子「齊景公待孔子。」桓公景公上加「齊」字，當非齊人作品，但憲問「陳成子弑簡公」簡公上不加齊字，似有齊人的作品在內。

2 大夫 八佾「管仲之器小哉。」疏「管仲齊大夫管夷吾也。」公冶長「晏平仲善與人交」注「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憲問「問管仲曰人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憲問「陳成子弑簡公」注「成

子齊大夫陳恆也。」齊大夫有稱字稱諡的，似也有齊人作品在內。

C 衛

1 諸侯 憲問「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衛靈公「衛靈公問陣於孔子。」靈公上加「衛」字，似非衛人作品。但雍也「子見南子。」注「南子者衛靈公夫人。」而南子上不加衛字，似又爲有衛人作品。

2 大夫 八佾「王孫賈問曰。」注「王孫賈衛大夫。」公治長「寧武子邦有道則知。」注「衛大夫寧俞，武諡也。」顏淵「棘子成曰。」注「衛大夫。」憲問「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注「衛大夫公孫枝，文諡。」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衛靈公「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子路「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子張「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有的有衛字，有的無衛字，是有衛人及無衛人的作品。換句話說，即一部分爲衛人作，一部分非衛人作。

D 楚

政於孔子，注「楚葉縣公。」令尹葉公上無楚字，而且以官稱，似有楚人作品。

E 鄭

公治長「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鄭大夫公孫僑。」子產不言鄭，似有鄭人作品。

F 晉

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文公上有晉字，非晉人作品。

G 吳

子罕「太宰問於子貢。」疏「吳太宰嚭也。」稱官不稱名，上無吳字，似有吳人作品。

H 陳

述而「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注「司敗官名，陳大夫。」有陳字非陳人作品。
 論語爲魯齊衛楚鄭吳六國人的作品，集合而成的。

丙 論語的派別及傳授

論語學在西漢時代有今古文的派別。上文所述的魯論及齊論屬今文，古論屬古文。當時傳魯論的，有魏奮、夏侯建、夏侯勝、韋賢、肅望之諸人；傳齊論的，有王吉、宋畸、賈禹、五鹿充宗、庸譚諸人；傳古論的，相傳有孔安國，曾爲撰訓解。其後張禹混合魯、齊，成爲張侯論，後漢時，包咸、周氏爲張侯論撰作章句，而馬融亦爲古論撰注。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語，而爲之注，盛行於當時。鄭注早亡，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袁鈞、鄭氏遺書，都有輯佚本。近燉煌千佛洞石室發現鄭注論語殘本，亦略可供參考。（見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國時，魏王肅曾撰論語解，與鄭注故意立異；陳羣、周生烈亦各撰義說。晉代，王弼於注周易、老子之外，兼及論語。而何晏諸人又雜採漢、魏經師八家之說，成論語集解。流傳至今。南北朝時，北朝盛行鄭學，南朝仍以何晏集解爲主。當時有名的著作爲梁皇侃論語義疏，皇疏，據四庫總目提要考證，謂亡於南宋；清乾隆間復由日本傳入中國，隋、唐兩代，論

語學無甚名著。韓愈、李翱撰論語筆解，以空說解經，漸開宋學的端緒。宋人治論語的，首推邢昺所撰的正義，就是今十三經注疏本的論語疏。邢疏根據皇疏，翦其枝蔓，傳以義理，爲漢學、宋學轉變期的作品。自從程頤表章論語，於是開義理說經之風。程氏弟子如范祖禹、謝顯道、楊時、尹惇等，對於論語都有所述作。及南宋朱熹出，輯集宋人十一家的學說，既撰論語集注，又撰論語或問（四書或問之一部分）及論語精義（合孟子精義，總稱論語精義）。熹弟子黃榦續撰論語注義通釋。同時治論語而較有名的，爲張栻、朱震、元明以降，論語學大抵以朱注爲中心。清初治論語的，尙不脫宋學的範圍。及劉台拱撰論語駢枝，方觀旭撰論語偶記，錢坫撰論語後錄，包慎言撰論語溫故錄，焦循撰論語通釋，始復漢注之舊。其後劉寶楠撰論語正義，以何晏集爲主，而詳採各家之說，其詳博超於舊疏。及今文學與劉逢祿撰論語述何，宋翔鳳撰論語受微，戴望撰論語注，又自成一家之言。其後黃式三撰論語後案，調和漢、宋，亦時有持平之論。至專究論語中的名物制度，完全表現考證學的色彩的，有江永的鄒黨圖考一書。

九 孟子

甲 孟子的篇第

現行孟子計七篇，篇各分爲上下，爲梁惠王篇第一，公孫丑篇第二，滕文公篇第三，離婁篇第四，萬章篇第五，告子篇第六，盡心篇第七。這七篇稱爲「內篇」。另有「外書」四篇。爲性善辯一文說二，孝經三，爲政四。這四篇，漢趙岐孟子題辭以爲出於後世依託；他說：「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按這四篇早已亡佚，今所傳的孟子外書係明人僞造，不足信。清周廣業撰孟子四考，其一爲孟子逸文考，搜集孟子的逸文頗爲詳備。

乙 孟子的作者

孟子的作者，舊分爲四說：（一）以孟子爲孟軻所自作。史記孟子列傳「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篇「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然終不屈……退與萬章之徒，序書、詩、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晉傅子說：「昔仲尼既歿，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二）以孟子爲孟子門弟子所作。吳姚信士云「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見太平御覽引）唐韓昌黎答張籍書「軻之書非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晁說之語：「按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

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三）以孟子爲孟子所自作，而經門弟子的鈇定。清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鈇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四）以孟子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而且雜有再傳的門弟子的紀錄。宋林之奇孟子講義序「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清周廣業孟子四考「此書鈇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萬章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

孟子爲孟子及其弟子與再傳弟子所作。

丙 孟子列入經類的時代

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是孟子在漢文帝時曾列爲經。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皆列入子部，至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七六三年），禮部侍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見唐書選舉志。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進士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見皮子文藪及文獻通考。則孟子升列經部的運動，實始於唐而完成於宋。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子之書，固非苟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六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陳漢章經學通論的考訂，以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一〇一四年），孫奭上新印孟子音義，嘉祐六年（公元一〇六一年），刻石備九經，都已尊崇孟子。王應麟玉海亦說國朝（宋代）以孟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爲三小經。宋淳熙

間，朱熹以論語與孟子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並列，四書之名始立。元延祐間，復行科舉，四書一名更見於功令。於是孟子遂與論語並稱，而由子部儒家上躋於經部。

丁 孟子的傳授

漢代治孟子的，始於揚雄。雄注孟子，見於中興藝文志，然旨意淺近，當時已疑為依託。後漢注孟子的，有程曾（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見呂氏春秋）、鄭玄、劉熙（都見隋書經籍志），但都已亡佚。僅趙岐作孟子章句，并選題詞，至今猶存，列為十三經注之一。當時非議孟子的，有王充。充曾撰刺孟篇，見於論衡。三國以後，治孟子的，有晉人綦毋邃；唐代，陸善經撰孟子注，張鎰撰孟子音義，丁公著撰孟子手音，也都亡佚。宋代，孫奭撰孟子音義；今所傳孫奭孟子正義，朱熹以為邵武士人所假託，非出奭手。從二程表章孟子以後，孟子子成爲儒家哲學的重鎮。朱熹撰孟子集注，又撰論孟精義，又撰四書或問，會集宋儒二程等十二家之說，而下以己意，於是朱注孟子遂成爲元明以來孟子學的中心，但北宋時，非

議孟子的，也頗有其人。如馮休刪孟子，李觀撰常語，司馬光撰疑孟，都對於孟子一書致其不滿。清代治孟子的，閻若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廣業撰孟子四考，一反宋明以來空言性理的舊習。焦循撰孟子正義，折衷趙注，廣博精深，遠在舊疏之上。戴震撰孟子字義疏證，就孟子舊說，提倡理欲一元論，以反抗宋儒的理欲二元論，已由經部的考證而躍入於哲學的辯詰。清末，康有為撰孟子微，更就孟子贊述孔子的話，竭力發揮儒家託古改制說，蓋又完全變為經今文學家的立場了。

孟子在司馬遷時尙與諸子並列，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則列孟子荀卿鄒衍墨子淳于髡夷射劇子尸子等。而趙岐云：孟子在漢文帝時列為經類，甚屬可疑。不過自唐韓愈推崇後，始有列入經的運動，至宋始正式列入經類。孟子本為子書而能列入經，以孟子書的內容，完全合乎中國人的性情，而且其書中擁護孔子處很多，因崇拜孔子而及於孟子的。

附十三經注疏者一覽表

書名	注者時代	注者姓名	注者籍貫及所作的大事記	疏者時代	疏者姓名	疏者籍貫及所作的大事記
書	漢	孔安國	(非孔安國注——後人偽託)	唐	孔穎達	祭酒受詔所撰
詩	漢	毛亨	毛亨魯人作詁訓傳	唐	孔穎達	衡水人隋舉明經唐爲國子
易	魏	王弼	山陽人除注易外並注老子年二十四卒	唐	孔穎達	
左傳	晉	杜預	杜陵人爲晉南征大將	唐	孔穎達	
公羊	漢	何休	任城人爲漢司空	唐	徐彥	
穀梁	晉	范曄	順陽人爲豫章太守	唐	楊士勛	唐貞觀時人爲國子四門助教
周禮	漢	鄭玄	高密人字康成不爲吏專門著作教授於漢獻帝建安五年卒	唐	賈公彥	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
儀禮	漢	鄭玄		唐	賈公彥	
禮記	漢	鄭玄		唐	孔穎達	
論語	魏	何晏	南陽苑人爲尙書	宋	邢昺	
孝經	唐	玄宗		宋	邢昺	濟陰人爲禮部尙書受詔與杜鎬等撰
爾雅	晉	郭璞	山西聞喜人爲安農太守	宋	邢昺	
孟子	漢	趙岐	長陵人爲并州刺史	宋	孫奭	(非孫奭注宋時邵武人偽託)

民國廿四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論概經三十”

*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衛聚賢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斷句 十三經經文

精本二元
平本一元四角

十三經在中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要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是不能不讀的。但是坊本分訂多冊，攜帶翻閱，均感不便。現本店特用最經濟之方法排印，以便讀者之翻檢攜帶保存。斷句正確，校對精細。中縫注明篇章，檢查十分便利，而且定價低廉，購置不生困難，誠學術界之好消息也。

開明書店

K407

十三經索引

葉紹鈞編
五元五角

是書將十三經全文逐語分割按語首字之筆畫多寡排比，下注該語出自何經何篇何章，以資識別。十三經篇幅繁富，若通體記誦，在時間上殊不經濟。而驟睹一語，莫辨其源於何經，翻檢累時，僅乃得之，亦近徒耗心力之舉。今得是編，經語出處，可以得之於反掌之頃，誠切用之工具也。無論地方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均宜各置一編，藉便讀者。而國故專家、國文教師、及中學以上學生之愛好研究國學者，尤將以此為不可少之良伴。

開明書店

K405

封底